

# 青年文艺

第三期



M.C.(P) 1656

# 目 錄

國際形勢一片好	1
由峇登加里屠殺事件聯想起	13
學府春秋	14
做人的道理	15
給造墓碑工人的歌	17
我們沒有倒下去	17
椰樹	17
都有一顆紅亮的心	17
印刷生活	18
提防狼外婆	18
生活在停車場上	19
劉師傅的話	22
尼日利亞見聞錄	23
高爾基與「在底層」	24
揮舞鋤頭	25
尋職記	26
九件衣（九場話劇）	27

## 編 後 話

正當我們編好有關國際形勢的圖文時，國際上又連續地發生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是四月廿四日，中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這顆衛星的發射，除了標誌中國在太空科技的驚人成就，徹底地粉碎了美蘇壟斷「太空研究」政策；第二件是四月卅日，美帝悍然出兵柬埔寨，這個侵略行動，不但赤裸裸地暴露美帝的猙獰面目，還清楚地說明了美帝的垂死掙扎，致使泥足越陷越深。

× × × ×

本刊自創刊以來，沒有刊登過詩歌作品，所以有很多讀者來信詢問及投來詩稿。在此，我們很感謝讀者們的熱心誠意。其實，凡是忠實於生活，忠實於大眾的詩歌創作，我們是會撥出版位刊登。對於時下那些濫作而空洞的詩歌，我們不得不劃「害」。

出版者：人民文藝出版社

地 址：11-B, PEKIN ST.,  
SINGAPORE 1.

編 者：青年文藝編輯部

出版日期：1970年5月30日

承印者：東藝印務公司

定 價：叻幣30¢



# 國際形勢一片好

四海翻騰雲水怒

五洲震蕩風雷激

☆前 言☆

地球上有百多個國家，每個國家裡所發生的重大的事件，以及國與國之間所發生的糾紛，是多而且複雜的。所以有人說，國際事務的紛亂真是看得我們眼花繚亂。實際上呢，國際上的事務並不亂，只要我們整理個頭緒出來，是非曲直不就很明白了！

本刊爲了幫助工農群眾學習與認識當前世界的局勢，從而認識到什麼是侵略戰爭？什麼是反侵略戰爭？戰爭只有兩種性質：正義的戰爭與不正義的戰爭。我們更要進一步的看到：一切舊的腐朽的事務一定滅亡；新生的事務一定在艱苦的環境中茁長團結和壯大起來。這是歷史的客觀的必然的發展規律，它却不因個人或一國的主觀願望所能轉移的。爲了使工農群眾更好的了解和掌握當前世界的總趨勢，進而加強了我們的生活信念。本刊特選了一些圖片，並加以簡單述說。

## \*越戰的泥沼\*

目前，新生的和垂死的勢力鬥爭焦點是越南南方。美國的五十萬侵略軍在南越陷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處處挨打，美國不能打勝這場戰爭，侵略軍被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打的焦頭爛額。



(1) 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裝力量的女戰士。



(2) 國侵略軍死傷慘重。在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裝的打擊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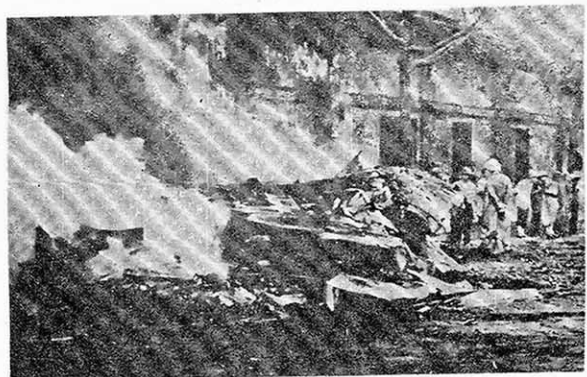
美國每年用於侵越戰爭費用，計達三百多億美元，平均每天花掉一億美元。如此勞民傷財的侵略戰爭，美國人民群起反對越戰。

(1) 侵越戰爭，泥足深陷。



美國爲了擺脫越戰的泥沼，於是美國不宣而戰，對北越進行狂轟濫炸，企圖以炸逼和，可是一切妄想都被越南人民擊毀。損失了好幾千架飛機後，美國又在不得已之下，宣佈停炸北越，在英勇的越南人民面前低頭啦！

這是一架被河內軍民擊毀的美國強盜飛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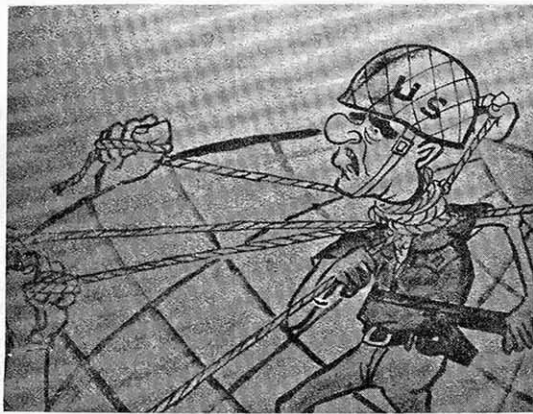
※ 它終於要被絞死的 ※

中南半島上的另一個國家——老撾，在愛國軍民的不斷出擊下，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尤其是今年二月收復查爾平原，使美國大起恐慌，直接揮軍入寮參戰。美國肆意揮軍進入別人國土，它的侵略本質，至此暴露無遺。

在今年三月更趁柬國元首西哈諾親王到巴黎養病，唆使龍諾將軍奪權，以便在中南半島引起全面大戰。但是美國的這種黷武的擴張政策，永遠是不能得逞，它終於要被絞死的。



(2) 圖爲老撾人民解放軍在加強軍事訓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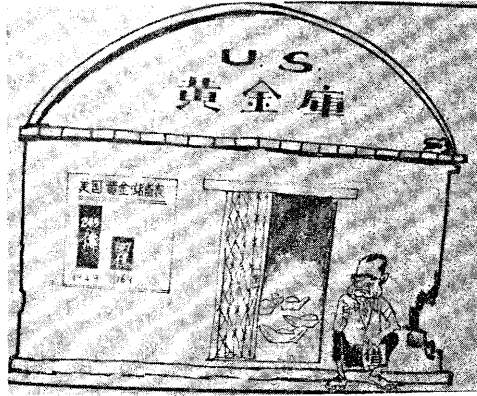
(3) 終於是要被絞死的。擴張政策，都成了致命的絞索，它美帝對內殘酷鎮壓人民，對外大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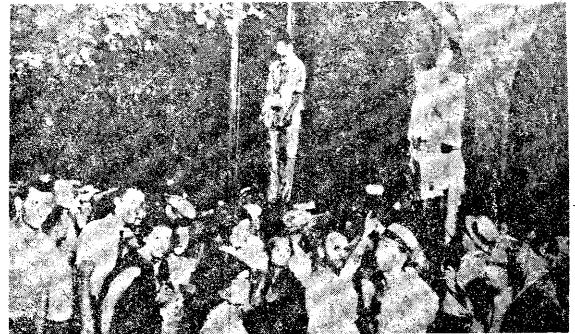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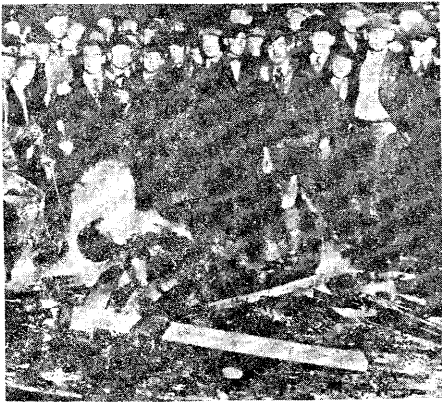
※ 覺醒中的美國人民 ※

美國，號稱為世界強國，能花幾億萬元上月球，總之繁榮，強盛。又素來擺出和平，民主，自由的招牌。但是，在國外，侵越戰爭就把它假面具撕下——它是屠殺成性的豺狼。在國內，貧窮，歧視黑人的事件層出不窮。

(1) 美國黃金儲備由二四九億美元下降  
到一〇七億美元的危險邊緣，而且  
還有外債三〇〇億美元，內債一  
〇〇〇億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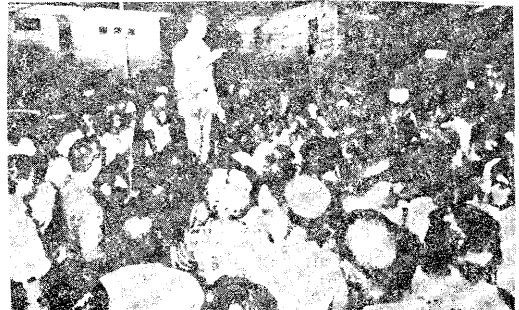
(2) 又一個美國黑人被種族歧視主義者活活燒死。



(3) 被美國種族歧視政策煽動起來的一批極端種族主義者，活活吊死兩個美國黑人。

美國的黑人，在宣揚不用暴力鬥爭的牧師路特金被暴力主義者刺殺死之後，揚棄虛偽的和平鬥爭，拿起武器，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4) 美國黑人群衆的抗暴鬥爭迅速地擴展到許多城市。在坎布里奇市的一次黑人示威集會上，一個黑人青年在發表演說，號召大家冲破重重阻力，堅決向美國統治者展開鬥爭。



(5)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黑人拿起各種槍械示威。



(5) 美國黑人面對全副武裝的美國軍警展開英勇鬥爭。



通貨膨脹、貧困、失業、越戰，促醒了美國人民，把矛頭指向統治者。



(1)美國工人大量失業。這是等候着救濟的一群美國失業



(2)在美國貧民窟中的美國兒童，衣衫襤褸。



(3)這是美國新奧爾良市貧民窟中一所美國的黑人。造已經二百多年了，可是它還住着破舊不堪，快要塌下來的木屋，建

美國帝國主義殘酷地剝削和鎮壓國內人民，促進了美國人民的覺醒並行動起來，展開了英勇的鬥爭，反對美國統治者的侵略和戰爭政策。



(4)圖為紐約公眾舉行反對侵越戰爭的示威。



(5)去年二月二十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進步師生舉行示威，反對種族歧視，同大批警察展開英勇搏鬥，推翻警車。



※ 一步步走上退化變質的蘇聯 ※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自蘇修篡奪大權後，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披着社會主義的外衣，在國內全面復辟資本主義，逼使蘇聯人民吃二遍苦。在國外則推行社會帝國主義，大肆侵略擴張。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竟被糟蹋成這個樣子，真叫人切齒痛恨。

爲了讓大家深刻認識修正主義的反動本質，請看這幾張漫畫，這是蘇修統治下，國內的情形。



蘇修集體農莊經理：「親愛的同志，很對不起，我們這裏只有一種商品——土地。」

(1) 集體農莊名存實之

蘇聯人民：「經理先生，你可以賣一公斤小麥和薯仔給我嗎？」



(2) 「五天工作週」的實質

蘇修鼓吹推行每週工作五天的「新制度」，說來很好聽。實際上是強迫工人在五天之內完成六天工作的定額。

(3) 物價飛漲、人民生活痛苦。

蘇聯農業連年失收，番茄每公斤十二盧布（折爲叻幣約四十元），而一般工人月薪不過一百盧布。一月收入，買不到十公斤番茄。



蘇修在農業中加緊復辟資本主義。原來是全民所有制的國營農場和集體所有制的集體農莊，面目全非了。農業生產水平越來越低，大片田地雜草叢生。於是在城鄉竭力發展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和自由競爭。



這是蘇聯黑海邊的自由市場一瞥。



(4) 圖爲蘇聯的一個國營農場，雜草叢生之力，才挖出一小堆豆（薯仔）。  
，大片田野裏，工人們費了九牛二虎

在沙灘上把身體畫花，穿迷你裙，跳搖擺舞……這是什麼？是美國的嬉痞士或是西方墮落的黃潮舞會？都不是，但它却是「美蘇文化交流」的結果：黃色浪潮在腐蝕蘇聯青年的一代。



(1) 蘇聯某大學的一個晚會——迷你裙，搖擺樂，黃潮舞會！



(2) 這是在蘇聯的黑海之濱常見的景象之一。也是「美蘇文化交流」的結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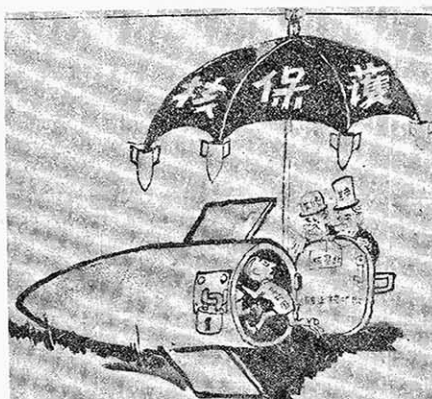


(3) 這是今日在蘇修毒害下好青年的一個典型形象。



(4) 無恥的蘇修叛徒集團，竟然用這樣資  
月革命五十周年。  
產階級化的舞蹈，來「慶祝」蘇聯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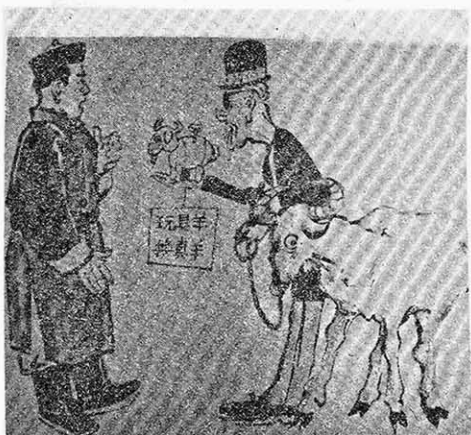
在國外，蘇聯已墮落成爲一個社會帝國主義，和美國勾勾搭搭。他們既勾結又互相爭奪，爲了實現瓜分世界，主宰世界，他們都加緊擴軍備戰。但可以肯定，這只是一個肥皂泡的幻想。



(5) 以保護他們對核武器的壟斷。  
求各國在「停止核試條約」簽字，  
蘇修集團和美帝國主義，又一  
所謂「核保護傘」



蘇修怎樣對待兄弟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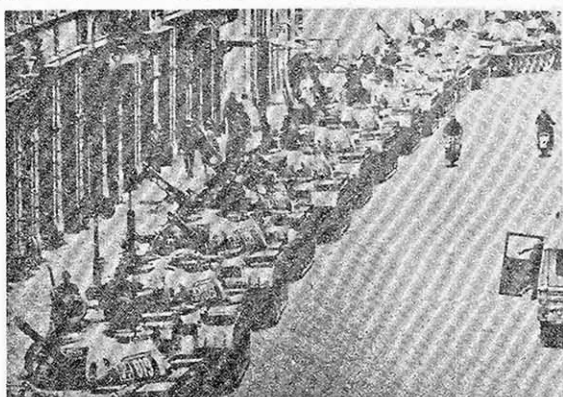


(1) 收購，進行壓榨。蘇修用「經濟一體化」所謂「經濟一體化」的招牌強迫保加利亞為他種玫瑰花，而用低價的招牌強迫保加利亞為他種甘蔗……



(2) 其衛星國進行控制、壓迫、侵略和慘劇。蘇修打着「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幌子，對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

甚至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廿日，派軍侵入捷克。你們可曾見過有所謂友好國家，用這種排場來對待兄弟國家？



(3) 這是蘇修的裝甲車長長的排列在布格的市中心。

英勇的捷克人民群起反抗。



(4) 接頭的照片，悲憤控訴蘇修侵略捷克的罪行。一位捷克的老大娘，拿着蘇修、捷修頭子



(5) 捷克首都布拉格群眾舉起捷克國旗，在大街上焚燒物品，阻止蘇修坦克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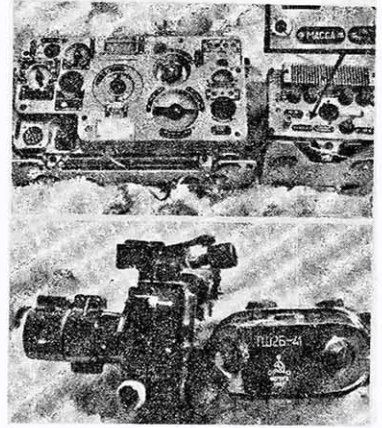


(6) 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廣大群眾集會，憤怒聲討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



一九六九年三月和八月間，蘇修又以侵略捷克故技施於中國，侵犯中國東北珍寶島和西北新疆邊界。這次蘇修可找錯對象，摸錯門路，反被中國邊防軍打得丟盔棄甲。

(1) 和照相機等。這是中國珍寶島邊防戰士繳獲的蘇聯防軍的槍支彈藥以及電影攝影機



蘇修的所作所為，激起了蘇聯廣大勞動人民的不滿。他們懷着對斯大林的緬懷，紛紛起來組織斯大林學習小組，向蘇修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2) 蘇修對內殘酷鎮壓人民，對外實行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激起蘇聯人民的強烈反抗。最近，蘇聯國內已出現了「斯大林小組」的革命組織。



### ※ 今日印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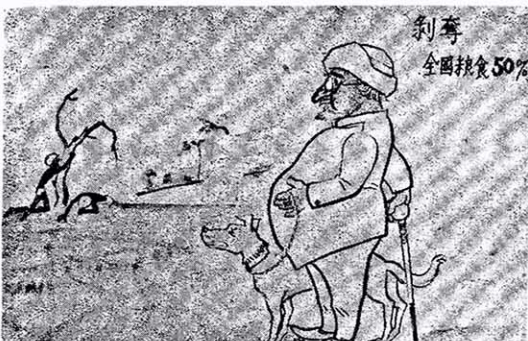
在亞洲領域裡，除了中國，還有一個大國，就是印度。

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有五億人口，地大物博。但是印度人民長期以來，都在極度的貧窮，飢荒，苦難中掙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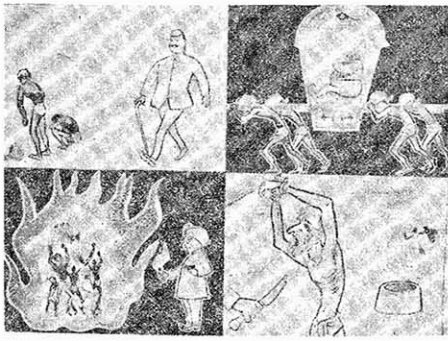
印度曾被英國侵佔近二百年，獨立後的國大黨政府，對外出賣國家主權，對內瘋狂壓榨，使印度人民受盡苦難。

印度有四億人依靠農業為生，其中一億五千萬人完全沒有土地，另有一億五千萬人僅有少量土地。全國耕地五億三千萬英畝，高度集中在一小撮地主階級手中。每年所生產的糧食一半以上為地主階級所剝奪。這一小撮大壟斷資本集團，瘋狂地榨取印度人民的血汗，使廣大勞動人民越來越窮困。許多地方經常發生大飢荒。一九六六年印度遇上二十年來最嚴重的糧食危機，一億以上的人民面對死亡的挑戰，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飢餓鬥爭。

印度失業工人數字與日俱增，一九六八年底達一千三百萬。工人家庭生活痛苦，許多人要賣血為生或沿街討乞。







(1)印度政府沿用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手法，把城鄉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勞動者列為「賤民」，作奴隸使用，還不准有合理的待遇，稍有不滿，便施加挖眼、火燒等酷刑。



(2)這是印度比哈爾邦加雅地區一個飢餓的農民。



(3)這是衣不蔽體的印度婦女，抱着將要死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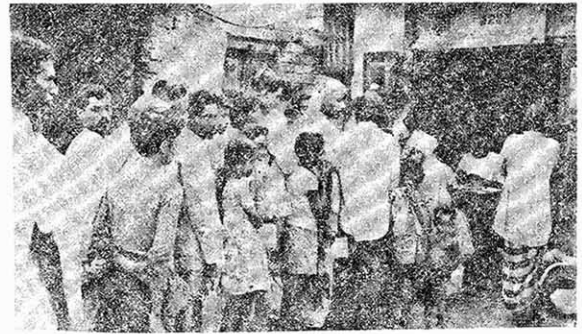
(4)印度農村的老農民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小孩受飢餓的煎熬，哀嚎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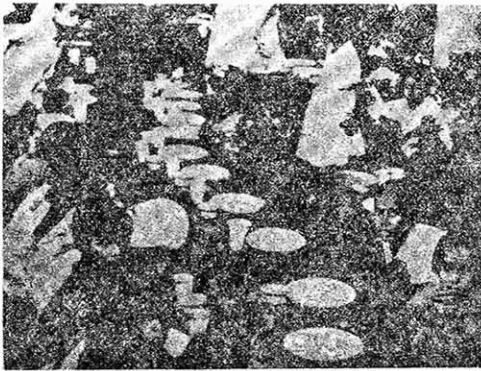
(5)這就是喀拉拉邦的一名被遺棄的兒童，坐在街上，餓極而哭。



(6)這是在飢餓線上掙扎的比哈爾邦婦女和嬰兒。



(7)印度最大城市加爾各答的市民在排隊配購少量糧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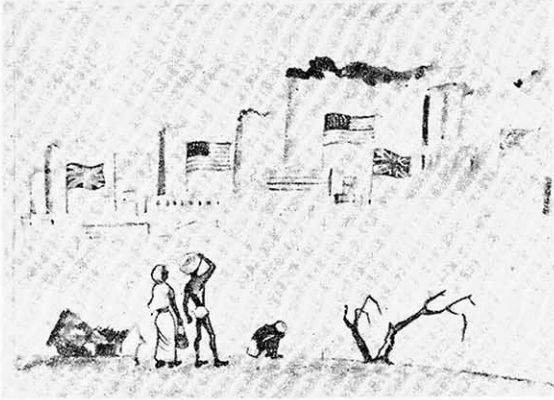


(8)加爾各答的兒童等待救濟，希望能獲一飽。



(9)印反行民生度飢了的抗人餓殘更議民門暴大印在爭的憤度警全，鎮怒察國印壓。察展度；圖槍開政激為殺聲府起加示勢對了爾威浩群印各學大衆度答生的進入學。

爲了向美國、蘇聯大送秋波，印度統治集團棄國民經濟危機不顧，大肆擴軍備戰。甚至把國家資源，主權賣給外國，亦在所不惜，這樣只有使印度負債數字直線上升。



黯然相對。  
面對着直線上升的頁頁數字，只有  
(1) 印度總理甘地夫人與副總理德賽，

統治者的所作所爲，遭到印度人民強烈的反抗。一個新的印度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誕生的！



(2) 爲花，法這  
了招妄寶種  
企，圖，陰  
圖籌祭以謀  
緩備出瓦只  
和搞甘解能  
階一地印徹  
級甘的度底  
矛地一人失  
盾百非民敗  
年暴革。  
統誕力命  
治辰主鬥  
者紀義爭  
大念一。但  
要一的但



(3) 憤怒地高呼口號，進行鬥爭。  
印度的示威群眾面對着鎮壓的軍警，

※ 衰弱中的英國 ※

在十八、十九世紀期間，英國施行炮艦政策，四處侵略，掠奪了大片土地，壓迫廣大的人民，號稱爲日不落國。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人民獨立鬥爭風起雲湧，英國的殖民地統治崩潰了，大不列顛被打回原形，變成了小英格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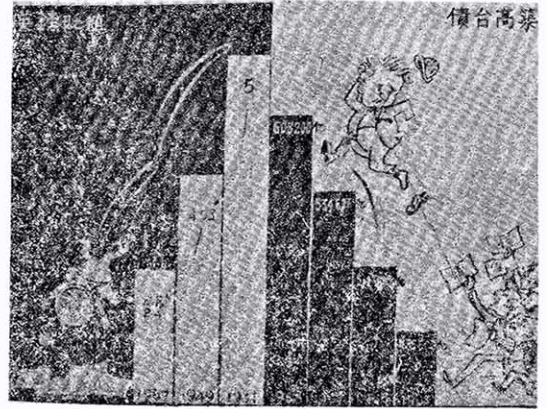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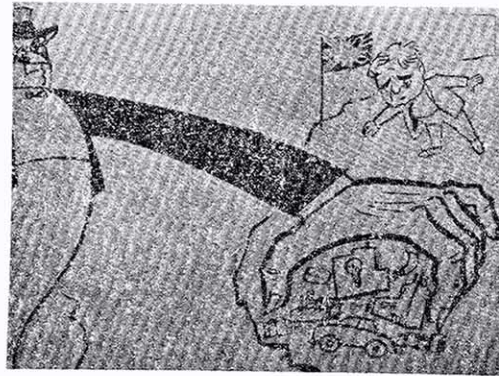
現在英國只靠賣破爛、乞討、借債度日，經濟危機重重，負債纍纍，單是外債，便達六十億磅。因此英鎊一貶再貶，從戰前的一英鎊兌五美元跌到兌二點四美元，還有再貶的可能。



(1) 昔邊白名都個  
日一皇畫要英  
的。后、變國  
一英號古賣都  
大國輪黨。在  
不窮、倫拍  
列到瑪莎教賣  
顛濃麗士一中  
一，皇比個！  
，倫后亞劇一  
今教號故作  
日橋驗鄉家  
要，從的說  
一伊至地：  
賣莉什皮一  
街莎麼，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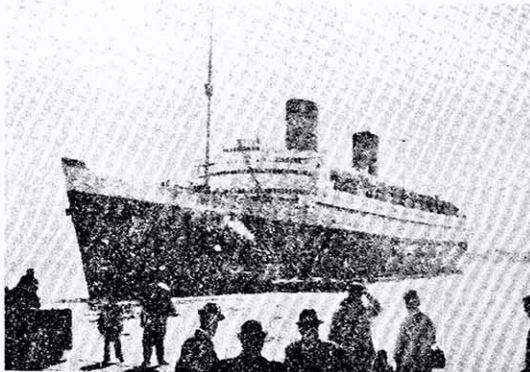


為了挽救經濟危機，英國多次申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但都遭拒絕，於是只好淪落依靠美帝為附庸。



(2) 目量包、英為沒  
前侵括石倫美有  
英入：油一國表  
國英電以高一決  
已國力至級個權  
淪、日官落。  
為控化常員後一  
美制工消嘆的  
帝了、費息州  
的五機品道：  
附分器等：甚  
庸一製部一至  
，的造門我在  
美工、。們國  
資業汽將會  
大，車 成內

這樣還不够，還有更悽慘的，什麼倫敦橋，皇室馬車全要變賣，連號為大英帝國象徵的郵船也賣到美國去。



(3) 美國去了。  
白皇后號郵船，黯然駛離英國，賣到  
號稱「大英帝國的丙徽」的「伊莉莎

英國人民在重重壓迫中，覺醒並組織起來，反對腐朽的社會制度，為建立新的社會制度鋪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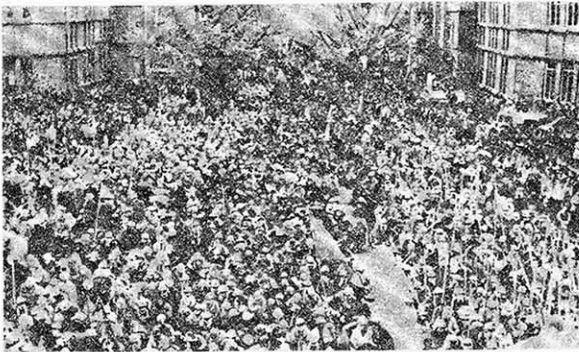
(1) 去多會，要  
年名，反求  
五女，對同  
月工，對工  
十，在斷同  
八，在倫資  
日，教對  
來，舉本。  
自，行女  
英，遊工  
國，行  
各，的  
地，殘  
威，酷  
和，剝  
十，削  
集



(2) 英人國  
國階會  
工級大  
黨反夏  
政對前  
府，示  
緊六威  
緊萬。  
追多  
隨倫  
美教  
國碼  
，頭  
工受  
人

※ 國際形勢一片好 ※

這是一個動盪的時代，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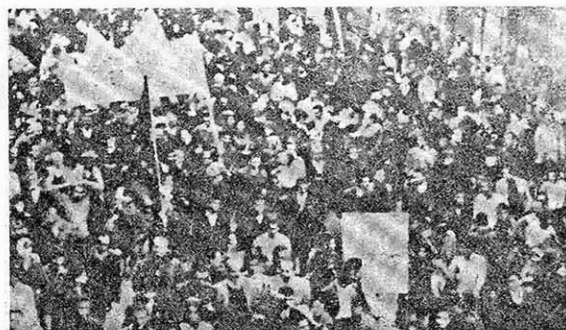
(3) 日本大學生聚集在東京大學，展開聲勢浩大的反美鬥爭。



(5) 拉一市。  
丁浪，成  
美。圖千  
洲。圖為  
人上萬  
民在的  
反巴西  
美西  
反聖保  
獨人  
保民  
裁羅  
的州舉  
的門行  
爭首示  
一聖威  
浪保遊  
接羅行



(6) 西歐學生運動和工人鬥爭不斷發展。法國學生和教師為反對腐朽的資本主義教育制度，抗議法國政府的血腥鎮壓暴行。圖為巴黎學生用石塊反擊前來鎮壓的武裝警察。



(7) 美國「後院」兩億拉丁美洲人民，反美反獨裁的鬥爭浪潮，不斷高漲，圖為烏拉圭人民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譴責美國及其附庸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

(編輯部資料整理)



# 由峇登加里屠殺事件聯想起

李風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英軍在馬來亞雪蘭莪州的峇登加里（BATANG KALI）樹膠園裡，屠殺平民的消息，今年二月一日由英國人民報舊事重提後（因為前此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香港報章會報導峇登加里屠殺事件）。輿論上會一時喧嘩起來，除了証人（蒙難家屬、目擊者）出場，証實英軍暴行外，社會上一切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人都異口同聲譴責這濫殺無辜的罪行！

然而奇怪，居然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鑽出來，唱了兩個高調。一個是在英國本土，有人假惺惺地嚷：開個調查庭來調查真相。其實調查論者，他明明知道，所謂調查庭者，根本擺擺樣子而已，沒有作用，目的在於拖延時間，沖淡人民記憶，慢慢地就不了了之了。果然，事隔至今，已有數月，一切都煙消雲散了，最後的一招是一個英國佬的高論：在馬來亞那個緊急動亂的時期，濫殺幾個無辜人民是勢所難免。好一個勢所難免，一語消千災！

另一個高調是在馬來亞本土唱出，唱的是：就算真相大白，果然有這等暴行，又能奈兇手何？何況事過境遷，所謂冤仇宜解不宜結，應該化仇恨為合作，這樣比較有利，也比較實際，彼此也皆大歡喜。至於死掉的，拉倒算了，區區二十四個人命，而且又是微不足道的普通民工！

日本軍國主義者，在馬來亞的屠殺無辜，不更是罪証纍纍？鐵証如山麼？有些骸骨的手骨還繞有麻繩，頭骨還留有彈殼！然而這些都是日治時期蒙難而已，並非日本帝國侵略馬來亞時期對人民的兇暴殘殺！看，只這麼輕輕一帶，殺人魔王就逃過了懲罰，死了的呢，除了喊一句無辜外，只好怨自己「命該絕」，蒙難而已，與人無尤！

血跡隨著時日，逐漸地淡了，然而血的教訓，却叫人明白了，在動盪時期，老百姓不屬於「官」，就應

（接封三）

喬：（走向申大成）你這個窮鬼認得我嗎？

〔申大成看了一會，有氣無力的搖搖頭。〕

二：（挿上來）這位就是縣裡的大老爺，瞧你這雙狗眼。

成：是大老爺？（慌忙跪着）大人做主。

喬：你怎樣把丫環殺死，又怎樣偷了嫁衣，你好好的說給我聽，我自然會替你做主。

成：我沒有殺人！我沒有偷嫁衣！

喬：嫁衣是怎樣來的？

喬：嫁衣是怎樣來的？

成：花自芳乘着他的女兒出嫁，逼着我要份子錢——二兩銀子，我那有銀子，沒辦法只好到表姐去，

屬於「匪」。不應該中立，一中立，就沒有武裝，殺來更容易，整群整群地宰，殺個一清二光，然後任意加個罪名了事，有何不可？橫豎死屍也不會來抗辯，就算活人吧，抗辯的嘴吧還沒張開，就已經被三緘了。

事實很清楚，血教訓了人們，叫人們懂得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暴抗暴！景陽崗上的武松，不是把老虎打死，就是被老虎吃掉，對老虎講什麼仁義道德或妙法蓮花經都是枉費心機！

剛去世的英國哲學家羅素爵士，由于齒冷美帝在越南的濫殺，曾經召集一個國際裁判庭，審訊美帝在越南所犯的罪孽。其實不必等裁判庭來判決，美帝在越南所犯的滔天罪孽，簡直是罄竹難書。

什麼調查庭、什麼裁判庭，都不是處理問題的地方，徹底的辦法是刀來鎗去，針鋒相對不是把老虎打死，就是被老虎吃掉。萬一被吃掉，老實說是死比泰山還重。總比合着眼淚哀訴：蒙難者是手無寸鐵的良民呵，死得冤枉呵，要來得有意義。雖然藉無辜遭殺也可暴露出老虎的兇殘，但這總是消極的，是下策。

如果說有人疏忽了，被老虎的偽慈悲表面現象所惑，而忘了老虎兇殘的本性，那只能說是：他對老虎還存有幻想，經過了那麼多的血的洗禮，難道還不能喚起人們的警戒麼？應該換一條路了，喂，醒醒吧！

從日本的屠殺、從英軍在峇登加里的屠殺、從美軍在美萊村的屠殺一直到龍諾的屠殺，經過了二三十年，這群老虎兇殘的本性，絲毫沒有改變。

然而時代變了，人們覺醒了，再沒有人對老虎存有幻想。越南人民把美軍打得驚心喪胆，柬埔寨人民也已經不再去老虎嘴吧裡討仁義道德，而是拿起武器，走進森林，戰鬥起來了。

多虧表姐贈送嫁衣，那知道到了當舖，就把我押到這兒來。（磕了個頭）他們冤枉我，大人給我做主。

喬：這樣說，嫁衣是你表姐的？

成：我說的都是實話，大人可以調查。

喬：（轉過臉問花自芳）他表姐是什麼人？

芳：是個寡婦，名叫夏玉嬋，平常只知擦粉抹胭脂，很不正經，我想她一定和申大成勾搭上了。

成：什麼？花閩女，你講話要憑良心啊！

喬：（喝住申大成）不許你放肆！（對着花自芳）老員外，不要生氣，這件事交給我辦！包你滿意。（向外喊）來人呀！〔不一會上來兩個衙役〕把他給我帶回去，立刻把夏玉嬋給我捉來，不許走漏了風聲。

衙役甲乙：是！

一幕下一

（待續）

# 學府春秋

★ 健源 ★

“Boy, Come here!”

休息節的時候，我捧着簿子走進教師辦公室，照例看到有些同學手裡拿着錢，或捧着一杯茶、一瓶汽水、一塊蛋糕甚至一碗熱氣騰騰的麵條，在辦公室裡團團走。

這裡因為離開樓下的餐室很近，所以同學們便常常成為先生們的「跑腿」，為先生們的方便而東奔西跑。

我剛剛放下簿子，便聽到後面角落頭傳來一聲呼喚：“Boy, Come here”，我轉身一瞧，一個低年級的學生走到那個「老師」的身旁。那個「老師」放下蹺在椅子上的雙腳——雖然，不致於像大老板蹺在桌子上那般高，不過把雙腳伸直在椅子上，也該算是蹺的一種吧——從褲袋裡摸出一個五角錢硬幣，瞧也不瞧一眼，就把它丟在桌子上，說道：「跟我買一瓶Seven up」或許他的英語太過流利了，那個同學却聽不清楚，問道：「先生要買什麼？」「Seven up都不懂嗎？你有沒有喝過汽水？」他很不樂意地重覆一遍，似乎多開口說一句，就會損失了什麼。我瞧着那同學矮小的身子消失在門口，再回過頭時，正碰着他那一張戴着太陽鏡的臉在得意地笑着。

我心裡想，現在的學生真幸運，不但在學校求得「知識」，而且還從老師的使喚中學會如何低聲下氣地做事。現在的旅館業正蓬勃發展，將來畢業，倒也有經驗去做一個侍應生，也不用愁畢業就是失業哩。

「教多五年，該退休了」

有一次，我在教師辦公室，聽到兩個老師在談話。一個說：「唉，依我看，教多五年，我們就得退

休了。」「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你沒有發覺到我們這間混合中學，剛開始正式上課的時候，華文畢業班還有六班，如今只過四年，就剩下三班。如果這種情形繼續下去的話，再過幾年，我們就得退休了，你說是嗎？」「啊，是呀！」

我捧着班上的作業簿，走出辦公室時，感覺到手裡的作業簿確是輕了，提高起來看時，才發覺到原來作業簿還不及三十本呢。我心裡感到很憤怒：為什麼這些家長不給自己的兒女受華文教育？但再深入想想，才知道原來是「英文至高」的社會制度和教育制度出了的毛病。

## 華校師生辦事強

我們的「混合中學」，要舉辦第一次的義賣會。校長在週會上說，這是因為要籌募修建運動場的經費，這是一個機會，他要好好地表現一番。因此，要同學們出錢、出力，強迫每一位華文部的老師負責一百元的義賣票券，每一華文班的全體同學負責六百元票券；而每一個英文部的老師負責八十元票券；每一英文班的全體同學負責四百元票券。這樣的分配，據說是因為華文部的師生，辦事認真、責任心高、對一切難題，都敢蔑視它又能解決它。因此，要我們華文部的老師多負責二十元，班級多負責兩百元，不管售不售完，一概不准退回，講得真是名正言順，言之有理、行之有據，辯駁不得也。奇怪的是，既然華文部師生辦事效率高，而學校的行政却又不允許華文部師生參與，如運動會、校慶日、遊藝節目、畢業特刊的出版（招廣告就有我們的份），全是由英文部的師生包辦。連週會上的發言，也只允許當週會結束時，由華文部老師用唯一的華語喊道：「週會結束。」

唉，華文教育，處境可憐。

「平等對待！」

既然義賣會的票券已經分到手，不得已，只好硬著頭皮到朋友的學校去推售。同學們接到票券，從頭翻到尾，竟找不到一個華文字，連校名都沒有華文字樣，大家一句

都沒說，丟回給我。

我失望地離開，偶然在一處牆壁上，看到一張破舊的標語，上面彷彿寫着：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

「啐！」我竟忘了吐痰是要罰款，頭也不回地馬上離開了。

黃潮泛濫

學校的義賣會終於到了。

很不錯，有熱鬧的場所，就有時裝表演。這一天，前來參觀的少男少女們，各種奇裝怪髮，應有盡有，有長髮短裙的、短髮長裙的、古裝式的、孕婦式的、軍裝式的、流浪漢式的、囚犯式的、幾何圖形式的（衣服上開了許多洞，有圓形、方形、三角形等等），還有……看得我眼花繚亂，一時也記不起來。總之，這個時裝表演，比義賣會還要熱鬧。

義賣會上，聲音最響亮的是「點唱歌曲」。目錄表上列出了一串的流行歌曲。「只需五角錢，就可將你的心聲傳給心上人。」廣告板上這樣寫着。是啊，將你的心聲傳給心上人，就點一首「我在你左右」吧，或者點一首「相思淚」。如果你擔心愛人會離開你，就點一首「不要拋棄我」吧，如果心上人已經拋棄了你，就狠心點一首「負心的人」。要不然，今天大家都玩得很痛快，來一首「今天不回家」吧。

多可怕啊，社會上的黃潮已經湧進學校，在泛濫着。可怕的精神麻醉劑，已經侵入學生的腦裡，腐蝕着青年人的心靈。

喂，醒醒吧，青年們，別再沉迷了。

義賣會上的藝術品，如繪畫、雕刻、手工藝、木刻、泥塑等，都是所謂抽象派作品。也許是他們的手藝高超，也許是觀眾的鑑賞力太差，大家都看得一場糊塗。

老實說，這些「藝術品」，即沒有顯明的主題，也沒有技巧，簡直是「廢物一堆」。

義賣會的遊玩攤位，完全是屬於賭博性質的，這是向學生們灌輸僥倖的賭博心理。難怪「多多」亭前，常有學生在排隊。

喂，學校，你已經不配稱作學校了！



# 做人的道理

社會的人和歷史的人

## 人與社會

我們已經從人和一般動物的根本區別，從人和自然環境的鬥爭，說到了人生的意義和價值：自覺地征服自然，積極地改造環境，做自然的主宰。小結地說，人類不斷地戰勝自然，也就是不斷地走向自由。這是人生最根本的意義，也就是人生最崇高的價值。

然而人生的意義和價值還不止於此。以上所指的是從人和自然的關係，從人和自然的鬥爭上，去估量人生的意義和價值，這是一面。但人們在從事生產，征服自然改造環境，走向自由的活動過程中，不僅跟自然發生關係，他們自己相互之間也要發生關係；不僅跟自然做鬥爭，他們自己相互之間也要做鬥爭的，這是另一面。因此我們對於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不應當單從人和自然的關係，人和自然的鬥爭上去做估量；而且還應從人和人的關係，從人和人的鬥爭上去加以評定。

把人當作動物的一種來看，當作大自然中的一份子來看時，那麼他是「自然的人」：他是有脊椎骨的熱血的胎生的哺乳動物。

但是人同時又是社會中的一份子，也是參加全部社會生產（人類所需要的一切物品的生產，不是一個人或少數人所能做到的；而是要靠社會全體的勞動力來進行，同時，又完全是為社會而進行的。）的一員。僅僅以熱血、胎生、有脊椎骨的哺乳動物的「資格」，是不能參加社會生產的，更休想什麼征服自然，改造環境了。人不是以動物的資格，而是以積極的社會一份子的資格去參加社會生產的。什麼叫做「積極的社會一份子」呢？社會是由操各行各門職業的人所組成的：農夫、成衣匠、機器工、建築師、工程師、運輸人員、作家、醫生、銀行家、郵電人員、科學家等等，凡是直接或間接對整個社會生產或多或少有貢獻的人，都稱為積極的社會一份子。每一個人就是以這樣的社會一份子的資格去參加社會生產的。

為着生產，人們必須投入一定的相互關係中。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也不論你知覺不知覺，你不能不投入這種人與人的相互關係中去。米和蔬菜是農夫種出來的，但沒有鐵匠替他製造犁鋤，這些東西是種不出來的。布是織工織出來的，但沒有機器匠替他製造織布機，沒有紡紗姑娘替他紡棉紗，布是織不出來的。機器是機工製造的，但沒有礦工替他開鐵礦，沒有鋼

鐵工人替他煉鋼，沒有五金工人替他製配零件，以及沒有工程師替他打好圖樣，機器是造不出來的。假如進一步再細細追究下去，那麼製造農夫用的犁鋤的鐵，是礦工開出來的，鐵工煉出來的；開礦用的炸藥是炸藥匠製出來的；鐵礦從礦穴運到鋼鐵廠，是靠運輸工人搬運的，這樣追索下去，可以推究到無窮複雜的關係。

總括一句：在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發生着各種複雜的相互關係。而且，人與人的一定的相互關係簡直是進行社會生產的必要前提，離開了這種關係，社會的生產就根本不可想像了。所以人不單單是一個動物，而且是人類群體中的一員，是社會中的一份子。「人是社會的人」。

可是講到「社會的人」，新的問題就跟着發生了。

「自然的人」是籠籠統統地指一般的人而言。和自然鬥爭的人，也是籠籠統統地指整個的人類而言。可是講到「社會的人」就不許我們籠籠統統地說一個「人」字就行了，也不可能談整個人類了。我們所要談的而且不能不談的，是屬於某一集團的人，某一階級的人。在階級社會裡，任何人都屬於某一個社會集團或階級，超階級的人，事實上是沒有的。這是客觀的事實，而並非主觀的幻想。

原來自從社會的財富，即是資金、土地、礦山、工廠、機器、商品等等，也叫做生產手段被一部份人佔為私有以來，整個的人類社會就分裂為幾個階級（主要的兩個）了，有地主，有農民，有富農，有貧農僱農；有資本家，有產業工人，有小手工業者，小商人，有大企業家，有大資本家；此外還有金融資本家等等。所有這些人，各自形成各個不同的階級，例如所有的資本家合起來，形成資產階級；所有產業工人合起來，形成工人階級或者無產階級；所有的大小地主，形成地主階級；所有的貧苦農民，形成勞動農民階級等等。

說到這裡，我們對於「社會一份子」，或「社會的人」這名辭，可以得到更明確的瞭解了。社會一份子或社會的人，不只是指各行各門的職業者，且也指着各個不同階級的人。社會的人實際上是階級的人或階層（階屬是階級的一部份）的人。

## 人類社會的發展

自從社會劃分了階級以來，人類內部就從此多事了。

在遠古原始時代（即無階級的原始共產時代），

人類本是大家和和和平，親親愛愛地過生活的。他們中間也沒有壓迫也沒有剝削；不互相鬥爭更不互相殘殺。當時人類的鬥爭是跟自然的鬥爭。在與自然鬥爭時，他們更是絕對團結，一致對外。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是絕對平等；同甘苦，共患難，共勞共享的。

自原始共產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和睦平等相親相愛的人群，就一變而為充滿着剝削壓迫鬥爭掙扎的黑暗一團的社會了。跟着剝削壓迫而來的，是偷盜，劫掠，欺詐，謀殺以及一切的卑劣行爲，都在自命為「萬物之靈」的人類社會裡發生了。這種種罪惡的根源，是在私產制度中。從奴隸時代起，社會的財富變成了私人所佔有的社會制度；有了私產制，跟着自然階級的對立——主要的是有產者階級，和無產者（廣泛地指各時代內由於沒有或極少私產而被人剝削壓迫的階級）階級的對立，亦即在經濟上掌握支配權的剝削階級和經濟上毫無能力的被剝削階級間的對立。原因很簡單，社會既分裂為諸階級，那麼在經濟上掌握支配權的階級。對於經濟無所有的階級，一定要加以剝削和壓迫，為要順利地達到這種目的，經濟上的支配階級就組織起保護自己利益的國家機構來，造成自己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用整個國家機體（包括政權，軍隊，憲法，法庭，牢獄等）的力量，來迫使被剝削階級馴服地受他們的剝削和統治。從奴隸時代，經過封建時代，直到近代的資本主義時代，都是這類階級壓迫階級剝削的社會，互相鬥爭互相殘殺的社會。在奴隸社會內，主要是奴隸主和奴隸的對立；在封建社會內，主要是大地主貴族和農民群眾的對立；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內，則是資產階級和勞工無產階級的對立。

這些階級，利害上既有對立，鬥爭就一定難免。而生活在這社會內的人，無論誰都逃不掉階級的隸屬，誰都不可能成為超階級或超階層的人。

### 向何處去？

既然任何人都是階級中人，而階級與階級又不可避免是對立的，互相鬥爭的，那麼做一個新時代的進步者，應該站在那一方面或那些方面才對呢？這要看那一方面或那些方面是形成人類中（或一國人口中）的極大多數；因為整個人類的進步和幸福，絕不是決定於人口中的極少數，而是決定於人口中的極多數的。一個國家中極大多數人的幸福有了保障，那麼縱然有極少數人的特殊利益受了妨害，國家還是健全，康樂和進步的。反之，極少數人是窮奢極慾驕侈淫逸，要什麼有什麼，而絕大多數人却在吃不飽餓不死的生活，手上什麼也沒有，這樣的國家或社會，總是黑暗的倒退的。

在今天的我國，有小部份不要國內各民族團結，扼殺民主，反對真正星馬統一的人，處處與人民為敵，只顧自己發財不顧人民死活，弄得社會動盪不安，民不聊生的爛局面。另一方面，要求實現民主國家領土統一，要求各民族團結平等及生活安定的，是大多

數的人民大眾。後者便是進步傾向的代表。因此，每一個要求進步的人，就應該站在人民大眾這一邊。從政治上講，今天主張民主，國土統一和各民族團結平等的人，是除極少數反動份子外的各階層的大眾，那麼我們就應該站在這方面，為了上述目標而與少數專事破壞的反民主份子作鬥爭。

所以，做「社會一份子」的我們，要為人類謀求最大的自由和幸福，首先就得站在最大多數人的立場，為最大多數人的生存要求，跟社會中少數妖魔階級吸血階級做鬥爭！只有在這種堅毅不屈的革命鬥爭中，人生的崇高意義和價值才值得表現出來，發揚出來。

這樣，我們便成爲一個有意義有價值的「社會的人」。

同時，也就成爲一個有意義有價值的「歷史的人」。

### 認清路綫

爲什麼呢？一位大思想家說過：人類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階級與階級間的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意思很明白：奴隸和貴族的鬥爭，結果消滅了奴隸制度，解決了奴隸與貴族間的矛盾，使人類歷史發展到較高的階段——封建社會。農民，資產者和封建主義的鬥爭，結果消滅了封建制度，解決了封建社會與階級矛盾，使人類歷史發展到更高階段——資本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以勞工階級為核心的各階層人民大眾跟獨佔大資產階級的鬥爭，最後將必然推翻獨佔大資產階級的統治而使歷史發展到一個簇新的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在歷史發展的現階段中，首先是必須由各階層的廣大人民群眾，結成新的民主的大聯盟，進行推翻獨佔大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制度，以實現新型的民主主義的制度；通過這種新型的「人民世紀」的民主主義，方能逐漸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這樣，被壓迫的人群，不斷地進行鬥爭，不斷地解決矛盾，又不斷地把人類歷史推到更高的階段上去，人類就這樣一步步地愈走愈接近到自由幸福的理想之戰，我們積極地參加這一推動歷史前進的鬥爭，我們就不愧爲一個有意義有價值的「歷史的人」。

在這，可以附帶明白一個問題，人能創造歷史呢？答案是「能」，同時又是「不能」的。能的，是指人民群眾努力進行推動歷史前進這個事實而言。不能，是指人們不能像英雄主義者所幻想的任意創造歷史，改變歷史。因為歷史究竟是有自己的客觀規律的，「超人」的英雄主義者想把民主主義的時代重新拉回到專制主義的時代去，那是一百巴仙夢想。

總結的說，我們應該生活到被壓迫的大眾中去，站在大眾的立場，代表大眾的利益，以大眾的意義為意志，去進行消滅人類的反動份子，然後爭取達到人類徹底平等自由的幸福之境。只有循着這個一條根本的路綫去奮鬥，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才會充份地表現出來。

（續完）

—— 資料室



# 給造墓碑工人的歌

秀風

你們日日夜夜地鑿着，鑿着，  
鑿着那一塊塊堅硬的石頭，  
讓自己的生命像那石頭一樣，  
一天一天地鑿去，磨去！

老板把你們看做塊石頭，  
不許你們休息，  
不許你們說話，  
你們的頭也不抬，  
腰也不伸地鑿，  
為一個個死人造一塊塊石碑。

一塊塊精美的墓碑造好，  
一堆堆鈔票進了老板的腰包；  
但是那被貧困折磨而死的親人，  
他們却買不起一塊小小的墓碑！

鑿吧，心裡充滿悲憤的兄弟！  
拿起你們的鐵鎚和鑽子，  
把悲傷都刻在石頭上！  
把痛苦都刻在石頭上！

你們鑿吧，你們刻吧！  
所有苦難的工人，  
所有苦難的工人兄弟們，  
用我們工人堅強的手和鐵鎚，  
為這要死亡的舊世界造一個墓碑！

# 我們沒有倒下去

紅桦

深夜裡  
一陣狂風  
吹掉幾片落葉  
我們沒有倒下去

深夜裡  
一場大雨  
飄下幾朵落花  
我們沒有倒下去

我們沒有倒下去  
像懸崖上的青松  
活得更堅強

我們沒有倒下去  
像冬天的紅梅  
開得更燦爛

倒下去了  
那些塵埃  
那些建在沙灘上的  
玻璃大廈

倒下去了  
那些粉末  
那些紮根在溫室裡的  
柔嫩花朵

我們沒有倒下去  
挺起胸膛  
又迎向太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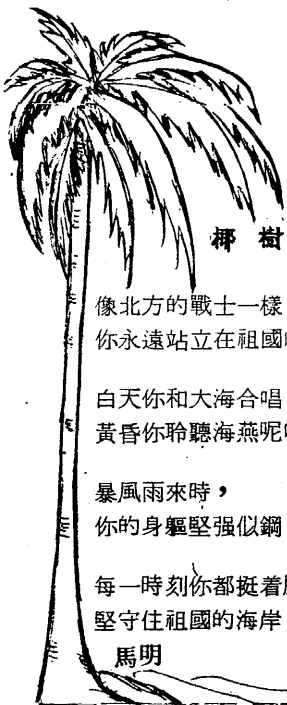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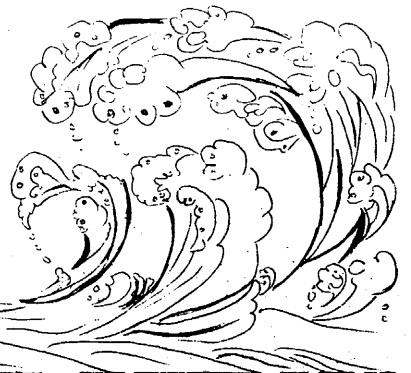
我們沒有倒下  
抹乾傷口  
又迎向戰鬥



都有一顆紅亮的心

今夜，  
我們又歡聚在一塊，  
屋內一片溫暖。  
我們暢談，  
我們歌唱：  
歌唱新生的力量，  
歌唱即將昇起的太陽。  
因為我們都有  
一顆紅亮的心，  
一個共同的方向！

念明



椰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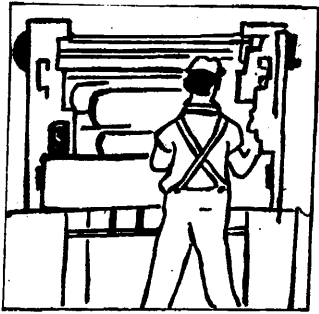
像北方的戰士一樣，  
你永遠站立在祖國的岸邊。

白天你和大海合唱，  
黃昏你聆聽海燕呢喃。

暴風雨來時，  
你的身軀堅強似鋼。

每一時刻你都挺着胸膛，  
堅守住祖國的海岸。

馬明



# 印刷生活

★ 嘩 ★

滾出了學校，很幸運地得到一位朋友的介紹，找到了一份「神聖」的藍領工作（雖然通常人們輕視這種工作，可是我們的上流人物在集會上，常說這是神聖的，至少我們的師長們在週會，也是這麼說的）。所以，我欣然的接受了這份工作，也不計較薪水的多寡，就是要計較也無能為力了。

第一天，我來到「宏偉」的裕廊工業區中一間不宏偉的印刷廠，開始與印刷品（香烟盒、糖菓盒等

）打起交道。第一次做起事來，總是手忙腳亂，鷄手鴨腳的，幸好幾位工友在旁的指點與幫助，才能勉強的應付。好像「上紙」，這項工作，乍看起來是很簡單的，但是裡面要有技巧，不然的說，你休想把紙疊的整齊。疊紙時常會被紙割到，手掌都是一條條的傷痕；當印刷機停下來的时候，就要用電油和「膠」來「洗底」和「上膠」，雙手的傷痕再碰到這些液體，真是痛苦難當。當收工時就要「洗車」，將所有的油墨全部流掉，最可怕的是洗「水輪」，將三條輪的油墨洗淨。當洗完時，站起來，整個身體都酸痛，雙臂彷彿不是自己的。有時

工作稍為怠慢，就會看到廠長的黑臉了。

談到待遇這件事上，我真的有點捨不得說呢。（不要誤會，這不是如大人們所說的那樣有「錢途」。）一個月只有八十大元！（叻幣，不是美元。）一天只有兩塊多，除去三餐的飯錢，一天所剩無幾，這才是一個真正的收支平衡的預算呢。如果來一個「大」吃「大」喝的話，那就準會出現赤字！

當晚上，靜靜的躺在宿舍，回想我們老爺們的言論和師長在週會上的「教導」，他們高唱的「神聖」、「前途」、「有意義」是否就這樣呢？那就只有「天」知道。

## 提防狼外婆

庸

一切代表正義的東西，都是具有頑強的生命力的。就如在沙漠這樣的惡劣環境中，仙人掌依然頑強地生長一般。堅持健康文化工作的人們，在目前這艱難困苦的工作環境中，依然堅持不懈、不懼困難，不怕犧牲地進行工作者。健康文化雖然飽受無理的摧殘與迫害，但是，在暴風雨過後，母樹被摧殘折斷了，幼芽却依然萌發，在雨水和陽光的滋潤下，長成更壯大的樹木。

近日，有很多「好心人」，似乎很關心健康文化的前途。他們大喊大叫，大力抨擊黃色與灰色文化，對着向來飽受摧殘迫害的健康文

化表現極大的關懷。他們抨擊電視台與廣播電台，力斥這些傳播文化的工具，沒有為健康文化的傳播作點兒努力。這似乎使一向來堅持着健康文化工作的人們，有點兒受寵若驚。

其實，堅持着健康文化工作的人們，對健康文化的前途是充滿信心的。因為，最後的勝利終歸於代表正義的一面，這是不變的真理。面對着黃色及灰色文化的瘋狂挑戰，代表正義的人們是不會懼怕的。

堅持着健康文化工作的人們要警惕的是：「好心人」所使用的兩面刀，以及「狼外婆」的關懷。向來任意摧殘健康文化，迫害文化工作者的「人」，為什麼會突然變得「好心」了？難道是他們對過去的種種罪行感到後悔，他們良心發現了？還是他們只在為過去的種種罪行塗脂抹粉，掩飾了事？或者他們是企圖鬆懈人們的戒備，消除人們對他們的敵意，以便進行一系列更瘋狂的迫害行動？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真正關懷健康文化的？誰是企圖迫害健康文化的？這個問題是主要的問題。「狼群」中是容不下「羊」的，向來迫害健康文化的「敵人」群中，是不會有支持健康文化工作的「朋友」的。現在，「狼群」中的「小狼」們都爭着披上羊皮學羊叫，「大狼」們却靜靜地「粒聲不出」哩。

提防！

提防！！





# 生活在停車場上

明華

(八)

大約過了兩個禮拜，有一天，我忽然被召去「烏必」了，這次的傳召來得很唐突，我在想，我到底犯了什麼過失？始終不得要領，算了，船到橋頭自然直，時到時當，於是上去「烏必」。

辦公室首席執行官羅柏，一看到我，就大驚小怪地嚷：「又是你，又是你……」

「到底什麼事呢？」我像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似地納罕。

「你自己進去見大耳總監。」他指着一扇緊閉着的門，我上前敲了一下，裡面一聲進來，於是我推門進去。

裡面的人，肥肥胖胖，好像沒有頸項，只有一個大頭安在身體上，眼睛被肥肉擠得變成一條綫，他坐在圓的活動椅上，像一粒皮球塞在椅子裡，他放下手裡的「strait time」英文報，用英語發問，我用華語回答：「對不起，我講華語。」肥肉臉露凶光，狠狠地瞪我一眼，然後改用華語：「你真沒有禮貌，像你這樣怎麼能做人民的模範？」我不要去睬他，只把羅柏交給我的文件呈上給他，他看了一陣，然後眨眨眼說：「你在×年×月×日×時，為什麼沒有工作？」我很愕然，連忙翻出我的記事冊，翻到指定的那一天，我看有呢，不過那一天是下雨，於是我據實說。「對！」他點點頭，臉露陰笑：「下雨你不收錢，許多車泊免費，你知道，公司將損失多少錢？這是第一；第二，你坐在椅子上和人講話，有嗎？」

我一下子條地全恍然了，是那個三角眼總監的構陷。他跟我借錢，借不到，就假公報仇以此來害我。好，你既做初一，我也不妨做十五；於是我就反駁說：「下雨天，不能出去收車費，相信你也會明白的，至於總監呈這份報告，我覺得我應該說明一下，那是當天，他要跟我借錢，我沒錢借他，他就公報私仇，借故尋端……」「拍！」

肥肉猛地一拍桌子：「你認帳！」

「你只聽片面之辭，不聽我解釋」——我仍想分辯。他已經在大發雄威了，氣勢汹汹地從桌上抽出一

張紙來，急速地書寫了幾行豆芽文，然後喝令道：「豈有此理，簡直無法無天，到這裡還要想來破壞本局職員的良好聲譽，快快簽大過，這是給你很嚴重的大過，最後一次警告，下次再敢詭辯，一定「卜」你！」

我抽出筆來，俯身簽個名，然後故意傲然地問他「還有嗎？」「哼！」他鼻孔裡哼了一聲。

我走出外面，心裡泛起了莫名其妙的感覺，酸、辛、苦、辣、澀全湧上來；但是在內心深處，越面對這不合理的情況，越激起我反抗的決心，壓迫儘管來吧，時機到時，我們會做出必要的反擊！

× × ×

回到工作地點，我想，這個活生生的例子，是一個很好的宣傳資料；於是放工時，我對所有的同事宣傳這件不合理的事項，所有的人都憤然痛罵那個混帳的總巡，「糊塗的烏必」、「他媽的」，有幾個火氣旺的還商量要把他揍一頓。

阿亮，拖着疲乏的腳步，把我拉到一旁，悄悄地說：「你已經被 Mark 了，懂嗎？也就是說你已經被圈了黑點，自己小心點，要不然，我看你連飯碗也要摔了。」

「我不在乎這個，我已經下定決心了。」

「你的勇敢，固然叫人佩服，不過這樣實在危險。」

「這是早在意料之中，爲了大家，個人利益是應該犧牲的。」

阿亮看我這麼堅決，他自己倒愣了。最後，他喃喃地像是自言自語：「我們的總巡和副總監是什麼關係，你都沒有弄清楚，就要盲動，你知道嗎？他們常常在一起打麻將，上酒吧，叫女人，他們是死黨，是當權派，怎樣跟他斗？唉……我看得多了……唉！」

我不想跟阿亮再談這些問題了，我想到魯迅的名言：「不在沉默中爆炸，就在沉默中死亡！」我和阿亮正朝着這兩個不同方向分道揚鑣！

(九)

時間一天天地溜走，眼看着工會選舉的日期，日漸迫近了。三個月、兩個月、一個月、半個月、一個星期……

但是就在工會選舉前六天，工會發下傳單，除了宣揚成績，譴責一小撮人破壞工會的威信，同時宣佈工會選舉無限期展延。

這一下子可真動了，我們在老陳家召開緊急會議後，決定派我和王廷到工會找負責人交涉。

第一次到會所裡，空蕩蕩的，沒有人。第二次大

門緊閉。

第三次才碰到了汪副主席和兩個執委，他們以勝利者的微笑來迎接我們，「哼，難得你們大駕光臨會所，歡迎歡迎，請坐。」汪副主席以愷撒大帝的姿態出現。我率先發言：「聽說工會選舉展期，請問這是什麼原因？」「原因？」他重覆地說，然後轉頭對他左右那兩位執委對看一下，然後說：「我們不須向你提原因。」「你得明白，我們是會員，我們有權力要知道！」我得理不饒人，一步進迫一步，「好。」他被迫得狗急跳牆了，「你既然要知道，那我就說：因為有些反動份子要奪取工會領導權，為了保障工會純潔性，所以要展期。」

「那麼展期展到什麼時候？」

「所有反動份子被肅清以後。」汪副冷冷地說。

「你的言論，簡直是資方的口吻。」我勃然地指責。

「我們是採取合作，委曲點也不妨。」汪副臉露得意之色。

「你們發下的傳單，列舉你們替大家做了那麼許多好事，為什麼還不敢面對會員的抉擇！」我向他提出挑戰。

「哈，總之，選舉是展期了，你們陰謀奪權的計劃吹了，你們有什麼辦法呢？哈，哈……」

我憤怒地斥他道：「你以為我們沒有辦法制你麼？等着瞧吧！」

於是我和王廷怒沖沖地退出會所，外面的冷風一吹，使我比較冷靜一點，我發覺，王廷今天有點不對，一反他過去的伶俐和熱情：「為什麼你今晚粒聲不出？」他只囁囁地支支吾吾，我心裡很納悶，這是什麼原因呢？

× × ×

這個原因，第二天就揭開了。

第二天，我到老陳家裡，報告我在工會交涉的經過，同時商量我們的對策，我們決定採取經濟制裁的辦法，就是杯葛交月捐行動，來顯示工友們的反抗和力量。

整個討論過程中，王廷始終沒有參加意見，我這次忍不住責問他了：「為什麼你好像啞吧一樣！」「他要離開我們了。」老陳喝了口茶，冷靜地說。「為什麼？」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為什麼？」老陳沈吟了片刻，「你問他自己！」

王廷臉紅紅地，像個害羞的姑娘，他很吃力地迸出幾句：「工會選舉展期，使我對改革這部門的信心動搖了。」「你別扯那麼遠去，乾脆點。」老陳仍舊冷靜地說：「因為我找到了其他部門書記的工作，下個月就要轉過去了，所以，如果我太活動，被Mark着，那麼，我的機會就要失去了，那個工作薪水好，工作輕鬆，所以我覺得再跟大家在一起，對我不利。」

「我看你精神不大好，你可以先走吧。」老陳下逐客令。

「是的，是的，我的精神好像有點不好，我要先走了。」說完他就一溜煙走了。

每個人的心，都很沉重，尤其小吳，不歇地連續抽烟。老陳說話了：

「在一個運動或一件事的過程，出現了軟腳的人，是很平常的，這就証明了，這個運動或這件事，到了一個轉捩點。」老陳也談得很沉重，今晚這個氣氛真是煩悶，我們很早就退了出來。

小吳和我一起出來，我們在一條狹長的小路上走着，誰都沒有開口，任何的語言在這個環境裡都是多餘的。在小路的盡頭，我要和小吳分手了，他眼瞪瞪地望着我，彷彿有千言萬語要跟我說，又說不出來的樣子。

「你怎麼啦？」我關切地問。

「你說，什麼時候，我們才能翻身？為什麼會那麼自私，只想到自己的利益。難道改善群眾生活是犯法嗎？為什麼有人恐嚇我，叫我小心飯碗？」

「小吳，你怎麼樣？」我更關懷地握拉着他的手問，「冷靜點，慢慢說給我聽。」

「沒什麼，」他突然甩掉我的手，掉轉頭，匆匆地走去，最後消失在黑暗中……

(十)

幾天以後，老陳帶着憂郁的眼神，告訴我一個不幸的消息：小吳發神經病了。

「真的嗎？」我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一天，從我家出去以後，他回到家裡，整夜沒有睡覺，口裡一直嚷着「烏必」有人要害他，一直說他要反抗，他要殺死那群害他的人。」

我越聽，心情越不好受；小吳的憂郁的樣子，老是在眼前出現，「走吧，去看看他。」我很想見他。「我正是要來約你一起去看他的。」

到小吳的家裡，小吳的媽媽蓬亂着頭髮，滿面淚痕，對我們比個睡覺的手勢，眼淚又汪汪地淌下來了，一邊說：「怎麼辦？我只有這個孩子，他爸爸在日本手頭死去，我辛辛苦苦把他養大，給他讀書，現在會賺一點錢回來，沒想到會變成這樣……我有跟他說，如果工作不好，不要做啦，不要悶在心裡。最多我再多找幾家的衣服來洗，我都已經挨苦二三十年了，有什麼要緊，只要他好，沒想到他會染上這種病。嗚嗚……」

「阿嬤，不要傷心。」老陳的聲音有點哽。

「我那能不傷心呢，送去「笑宮」，我捨不得，嗚嗚……」低聲的哭泣，把小吳吵醒了。他在房內問：「誰啊？」他睜出來了，他的頭髮很長，鬚鬚像雜草一樣凌亂，沒有神采；眼睛裡佈滿了紅絲。我強捺下一股激動的感情，站起來扶着他坐下，強笑着對他說：「小吳呀，好好休息，凡事心要放寬點，別這樣，給你媽媽傷心。」他點點頭。一會兒又說：「我不



要做這個工作了，我受的氣够多了，爲什麼你們不快樂點改革啊？還要等什麼呢？等下去，我們會被他們一個個殺掉，這個情報是可靠的。你們爲什麼不相信我的話？我現在要去「烏必」殺掉他們，我要用暴力對付他們！」他作勢要沖出去。小吳的媽，我和老陳拼命拉着他，勸他，好不容易地才把他哄靜下來。

小吳睡去了以後，我們也已經汗流浹背，疲倦不堪了，只好告辭出來。

回家的路上，老陳的心情非常的激動，他說：「這個不合理的環境，壓迫到叫人喘不過氣來，小吳的發瘋，也是這個環境害的，因此，我們更應該有責任去改善這個不合理的環境！」

一路上，我們談着，互相鼓勵，互相支持！

### (十一)

工會選舉被展期以後，接着，我就被調去飛機場工作。

飛機場的停車場，是離開市區最遠的一個，有上下午兩班，上午班從早上六點開始到下午二點；下午班從下午二點到晚上十點，如果是配我做下午班，倒無所謂；但是偏偏配我做上午班。

我家住在花柏山下，凌晨四點半，就要起身，五點就要從我家裡出發，但是到那裡去搭車呢？所有巴士車，最早的一趟是六點才川行，這樣，我勢必每天遲到。

我只好到「烏必」去見大耳總監，反映這個情況給他知道。

肥肉擠成一團，縮在椅子裡，抽着烟，優哉悠哉地聆聽，我講完後，他就敲了一下烟蒂，挺一挺大肚臍，然後很「慈祥」地說：「不要緊，不要緊，你去做。」

「我一定會遲到的。」我對他的慈祥，真感到意外，狐疑地再說一遍。

「不要緊。」他還是一個勁兒不要緊。

「我看最好把我跟誰調換一下。」

「不必，不要緊。」他眯着眼，望着那裊裊上升的一圈一圈的白烟，突地，他睜開眼：「難道你不相信我的保證？」

「不，不，我只是來反映我的苦衷，給你知，你既然能够保證我遲到也無所謂，那麼只好謝謝你了。」

「別客氣，慢走。」他款款地說。

我出來時，心裡真是狐疑萬分，怎麼豺狼也會講人話，屠夫也會講良心了。我肚裡一路盤算，老是想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最後的付想：可能肥肉昨天麻將打贏，殺全台，所以今天大發慈悲。

× × ×

其實不然，這是一項陰謀。一個月以後，發薪水的那一天，我照例到「烏必」去支取，當「財庫」交

那個裝錢信封給我時，我發覺只有半個月的薪水：七十五塊。「爲什麼只有半個月？」我厲聲地訊問。

「你每天工作遲到，扣你半天薪水，這有錯嗎？」

「胡說，這是大耳副總監，親口答應我說遲到不要緊，現在忽然扣我的錢，哼！」

「我不知道這些，你自己去見他！」

「我一定要見他！」我意識到我受騙，我出力地推開了門，發出彭然一響。肥肉條地把擱在桌上的雙腳連忙放下，嘴裡叫着：「做什麼，你要做什麼？」

「我要問你，爲什麼扣掉我半個月薪水？我遲到，我有跟你說過，你親口答應說不要緊，現在你這種做法，是不是有背於你的諾言？」

「什麼諾言？」他裝死裝得真坦然。

「你自己講過的話，你自己可以吃掉，你這種人簡直是背信！」

「你有證據嗎？」他忽然耍出這一招。

「你，你……」我真沒想到世上竟有這樣無恥小人，氣得一時講不出話來。

「你沒有證據。其實，我們的任何談話都要有證據，沒有證據，沒有錄音或記錄，一概不算數！」

「你簡直是混帳！」我氣得罵了起來。

「你隨便沖進來這裡罵人，誣蔑我，你簡直目無法紀！」

「你簡直是設下陷阱害人。」

「哈哈，誰叫你第一個掉下來。」肥肉非常得意地從桌上拿起一封早已準備好的信，扔過來：「拿去，我早就給你小子預備好了的，你到處破壞本部門的聲譽，現在終於給我抓到你的馬腳了，哈……」

「你的行爲近於無賴！」

「無賴就無賴，你能奈我何？哈……」

我推開門走出來了，外面有許多人在議論紛紛，看見我出來，剎那間全寂靜下來。老陳從人潮中湧出來，他忙不迭地問道：「怎麼樣？」「被開除了！」我說。

「啊！」老陳睜着驚異的眼睛，半響說不出話來，我發覺他的眼眶紅濕了。我們默默地相對着，我心頭起伏如潮湧。最後，只好狠下心腸，緊緊地握着他的雙手，咬着牙關，說了一聲：「別難過，勇敢地奮鬥下去！」

### 尾聲

我照舊被拋回失業的隊伍裡去，對於加諸於我的一切懲罰，我是雖九死其猶未悔！至於反動力量想撲滅群眾的正義鬥爭，那是辦不到的。短期內，挫折和犧牲是免不了。但是這一切黑暗都無法阻擋光明的必然來臨！

光明來臨時，一切黑暗的魔鬼，都要遭到應得的判決！

一九七〇年二月

# 劉師傅的話

連堂

我跟劉師傅學師已有半年多，這段日子，我們相處得很融洽。劉師傅今年快達五十歲，頭髮也花白啦。然而幹起活來，勁頭一點也不遜年青人吧！劉師傅是管理機器的，不但功夫好，而且從來不擺架子，因此全廠工友們都尊敬他，都管他叫「老劉」。

劉師傅很關心我，他不但是我工作上的師傅，同時更是我學習上的好老師。我時常聽他對工友們說一些國際時事，以及人民戰士的英雄事蹟。他的態度是那麽嚴肅、謙和、他的話語永遠是那麽生動，有一種引導人向善求上的力量——這些學問，在書本上是找不到的！

有一次，劉師傅忽然問我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要學機器？」

當時，我不假思索的就回答：

「學機器比較有前途！」

「你為什麼會這樣想？難道別的就沒前途？」劉師傅又問。

「話也不是這樣說。我從前在學校讀書時，老師告訴我，在這個社會裡，要想出人頭地，就必須具有一種謀生技能，而學機器的確比較有前途的。」

「這就是你學機器的原因？」劉師傅再問。

「我的家境不好，小時候就挨過不少苦頭。父親嗜賭如命，成天沉迷在賭館裡，把整個家庭都拋棄了。那時候，我很小，還不到七歲，就跟母親出來打工。長大了，母親讓我讀了幾年書；現在弟妹都够齡入學了，我如果不學點技術，以後我的家庭就更苦，弟妹們豈不是沒有機會讀書了嗎？」

「哦，原來你還有這一段沉痛的歷史！」

我點點頭，心中真想大哭一場，誰叫我窮呢？！

「小伙子，不用愁，你聽我說，雖然人人都說學機器好，有前途，但是，往深一層來想，事實又不是這樣的！」劉師傅微笑着，用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瞧着我。

「為什麼？」我迷惑地看着他。

「在吃人的社會制度底下，不管你是技術人員也好，是普通工人也好，他們的遭遇都是一樣，「前途」都是一樣的！」

我似懂非懂地點點頭。

「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他托着下巴，略作沉思的樣子，一陣，然後接下去說：「那是我過去的生活和歷史。」

「我像你一樣有一段非常沉痛的歷史：我本來有一個很圓滿的家庭，一家六口過得很快樂。誰知大地起災難，日本法西斯掀起了滅絕人性的戰爭，鬼子

的魔爪伸到了馬來亞。我的父親和一個兒子在飛機的炸彈下死去，妻子又生了病，工廠也關閉了，一家生活頓成問題——」他的臉上掠過一絲悽苦的笑容。

「後來怎樣了？」我迫不及待地問。

「後來……後來老婆死了！那時候，我們靠挖掘土裡的木薯、草根過活，我們做乞丐，後來就偷英國人的東西……沒辦法，一家人實在挨不下去……」

「啊！」我輕輕地喊出口。

「生活在日本法西斯鐵鞭下，真是苦不堪言！我又失去了一個兒子……生活、鐵鞭、血腥……我快瘋了……幸虧遇上愛國的抗日軍，我就帶着唯一的兒子隨部隊出發……我們打日本鬼子，為千千萬萬被殺害的同胞、親人報仇！」

經過三年八個月，我們勝利了……我回到工廠。憑着自己優秀的技術，很快地就受到老板的重視和信任。漸漸地，我由技術人員升上管工的職務——我不自覺地成為資本家壓榨工人的工具……工友們開始歧視我、疏遠我……我內心痛苦極了！

「我們的老板是靠戰爭發起財來的民族資本家，那時，大家的生活都很苦，不工作成嗎？所以對老板的壓迫與剝削，大都採取敢怒不敢言的態度。」

那時候，我拼命做、賣力地幹，也無非是生活迫使；然而，我沒想到其中的利害關係，只是一味為老板出力設想。我和工友們之間的矛盾加深了，鬧了意見，問題多了起來，我在工人中漸漸被孤立起來……

「工人中醞釀着罷工鬥爭，老板就派我勸他們，實際上是去破壞他們的團結，破壞他們的罷工鬥爭。後來，他們終於實行罷工鬥爭了，這一行動使老板怕得要命，恨得要死，就因為我辦事無力，便把我開除了，這一教訓很好，讓我從新回到工人階級陣營中來，讓我從血淋淋的事實中看到老板的虛偽、奸狡、猙獰，同時也讓我了解這一事實：不能把改善生活的幻想寄托在資本家的身上！」

「由於工友的勇敢堅決的行動，老板被撕下紙老虎的面具，工友們獲得全勝！真正的鋼牆鐵壁是什麼？是硬骨頭的工人階級，是那些敢于鬥爭、敢于勝利的工人階級！」

劉師傅一口氣說到完，略停頓了一會，又接下去說：「你現在做的這間工廠，也就是當初我工作的那個廠，不過現在已換了主人。」

「當初我仗着技術好，得到老板的重用，因而和工友們的距離拉遠了，這是很危險的——當你能够為老板利用的時候，你的地位就高了，一旦不能利用，就被老板一脚踢開……我這裡有一個很顯明的例子，



# 尼 日 利 亞 見 聞 錄

◎一個海員◎

非洲的尼日利亞，正如許許多多被壓迫的國家一樣，在殖民主義者長期的統治之下，政治上喪失自主權，經濟上受到敲骨吸髓的慘酷掠奪，文化充滿了懷柔改良的毒害。雖說獨立已將近十年，但實質上「換湯不換藥」，統治階級還是殖民主義者的走狗。他們一面仗着帝國主義的勢力，一面利用本國的反動勢力，拚命地騎在人民的頭上，瘋狂地對比亞法拉人民發動軍事進攻。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才是最聽話的奴才，有用的鷹犬。在尼日利亞是「以黑制黑」的殖民政策。假如說這裡沒有「種族歧視」，那是騙人的！真正情形是，白人在這裡仍然是目空一切，趾高氣揚地橫行霸道；他們可以有汽車，洋樓，聽使喚的「黑僕」，過着君皇般奢侈豪華的生活。另外，尼日利亞也有那麼一些所謂「上流」社會的貴族黑人，他們打扮、行動、生活無處不向西方的「紳士」、「淑女」看齊。他們有的是金錢，也可以出入汽車、住洋樓，使喚的僕人，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其他黑人之上，是殖民地洋大人的寵兒！

下面說到的其他黑人，那就是廣大的尼日利亞勞動人民了。他們貧窮、飢餓、失業，再加上今天的戰爭災難，真是苦不堪言！好像我們天天所接觸到的碼頭工人，他們衣不掩體，鞋子也沒得穿，整日在烈日下牛馬般操勞，每天所得只是十五先令，比較高級一點的船上當看更的也只是一磅錢。就靠那微薄收入，他們能吃到兩先令一塊的白麵包？能飲四先令一瓶的啤酒？能吸五先令一包的英美香煙？能看八先令一場的電影？……恐怕連最起碼的日常生活也難於維持呢！昨天下午有這麼一個機會，得到一位打掃碼頭的夜班工人答應帶我到「貧民窟」去走走。在那「貧民窟」裡邊，幾乎沒有一條好走的路，環境潮濕黑暗，蚊蠅孳生，臭氣熏天。就在這樣的爛地上，千千百百的貧苦黑人用樹皮、蕉葉、爛木板或紙皮等物，架搭起簡陋的屋寮，居住下來了。空地上玩耍的黑孩子很少

有肥壯的，幾乎都是眼睛大大，肚皮漲漲，瘦骨如柴，有的還是赤條條。他們起先很害怕地訂着我，後來或許是感覺到我這個陌生的亞洲人並不可怕吧，竟然一點也不放鬆地追着我索錢、要香煙。當我問他們要來做什麼？他們說要錢買東西吃，要煙給爸爸抽；當我又問他們上學了嗎？他們却不知所以了，回答不來。「可憐的窮孩子，上學對於他們是一種奢侈的幻夢吧？」我想。

路過一些正在吃飯的人家，我好奇地試問過他們吃的是什麼？他們介紹說這是煨蕉、椰子、那是粟米、炸魚……還都非常客氣地請我嚐一嚐；我始終不敢，因為已經被食物上面亂飛像「轟炸機」般的蒼蠅所嚇怕。食物傳出的一股股酸澀味刺激得我胃裡一陣陣嘔心。我對於自己的「養尊處優」很感慚愧！但看着他們大人、小孩你一手，我一手地搗來吃，我能說些什麼？那位工人曾經順路招呼我到他的家去小坐過。這個「家」，陰沉、侷促，簡單得只有幾塊鋪在地上做床的木板。後來他向我講述了一段慘痛的家庭變故：他的妻子原是在一家有錢的白人家裡當傭工，不幸在去年的一個晚上，被主人強行施暴姦污，羞憤之餘而懸樑自殺身亡。當時他失業，生活無着落，就只能靠典賣，與那沒有了媽媽的孩子相依為命度日，但不久後竟又「禍不單行」；孩子患了重病，必需送入醫院施手術進行急救，那時候，他徬徨失措，爲了湊錢給孩子醫病，可是在「貧民窟」裡，黑人兄弟姊妹——全都是赤貧，那來錢呢？最後把心一橫，迫得去偷，結果失手被捕，關了兩天的牢。到獲釋返抵家門時，孩子已經早不在人世了……！（以上我只轉述其大概）。至此，我不禁要問：是誰累得這位工人家破人亡？是誰使到千千萬萬的非洲人民過着水深火熱的日子？真是好一個「富甲一方，窮無立錐」的社會啊！經過半天的親身體驗黑人兄弟的生活，我的心更加鬱結了，也更加激起了我對帝國主義的仇恨！

我有一位朋友，他也是學機器的，技術高超，工作的表現很突出，很受老板的重視，但有一次工作的時候不小心，被機器輾斷了一個手臂，他殘廢了，不能再繼續的工作下去，於是就被老板踢掉了……你想，他會有「前途」嗎？」劉師傅又接下去道。

「啊！」我倒抽了一口氣。

「只有打倒現存的一切吃人制度，打倒這腐爛的社會，實行我們自己當家作主，我們的工作權利才能有保障，我們才有前途！」

「我明白！我會明白的！」劉師傅的話教我心胸

開明，彷彿注進一股新鮮的血液。

「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年青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劉師傅語重心長的對我說了這樣一段話。

「唔！新生的世界將在我們的奮鬥下誕生！」我爽快地笑出了聲。

一個巨大的身影，偉大的形象，襯托着前輩們光輝的事蹟，將永遠永遠銘刻在我的心坎上……！

# 高爾基與「在底層」

·曹謹華·

## (一) 黑暗就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頭！

不平等的待遇，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劃分，造成了社會上許許多多畸形的，令人不滿的現象。

浮沉的生活就像一道濁流，污穢的空氣侵蝕了善良的人們底淳厚的品質，而資產階級的剝削、迫害，更像是一具無形的枷鎖套在不幸的，被壓迫的人民的脖子上。把他們的理想，他們的希望，他們的幸福，全部吞噬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意志薄弱不堅定的人，思想立場不穩固的人，都會向剝削者屈服，都會靜默地讓自己生命的光輝絕滅。

可是，我們偉大的革命文學家，俄羅斯傑出的工人文學先驅者——高爾基，他并不怯弱，畏縮，相反的，面對這些可詛咒的事物，面對這吃人的制度，他却毅然地爆發出不平的，憤怒的，反抗的呼聲！

四幕劇「在底層」，便是高爾基對萬惡的資產階級社會，提出憤怒的控訴和抨擊，是他的許多個戲劇中的代表作之一。在劇本中，作者高爾基大胆地號召社會改革，並且建設人們所應有的幸福生活。雖然，生活的道路是崎嶇曲折的，從黑暗到光明必須面對許多阻礙，克服許多困難；但這一切，人們都有堅強的信心，不能動搖的信念。儘管魔鬼的魔爪，始終眈眈於四方八面。人，還是要活下去，社會仍然要改革，大家照舊要變好！魔鬼的宮殿始終要崩潰！

黑暗就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頭！

用這一句現代革命的思想結晶，來概括高爾基在劇本中（在底層）所大胆預言的生活遠景，是非常恰當的。

## (二) 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

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工人階級，長期以來處於被剝削，被壓迫的困境里，勞動工人生活拮据，胼手胝足，流血流汗賣命地幹，得到利益的却是老板，工人所得到的細微的酬勞根本不足以濟一家的溫飽，更別說到食物營養，照顧身體的健康了。

富有正義感的，愛護人民的高爾基，對這種丑惡的社會形態極端地不滿。他的「在底層」便是為暴露暴虐的沙皇政府，所維持的腐朽的統治，苟延殘喘的特權所產生的吃人的社會底真實的面目。

這一個優秀的充滿革命思想，鬥爭精神的劇作，在莫斯科藝術劇院和觀眾見面的時候，引起歷久不絕的，熱情的興奮的歡呼和喝彩。在高爾基的戲劇創作底藝術生命的歷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也標誌着正義鬥爭的勝利閃耀着真理的光芒。

「在底層」高爾基呼呼工人階級，以及所有失業者，勞動者，貧苦者，被迫害的人民團結起來，推翻

沙皇高度無人性的吃人制度，抵制當政者貪得無厭的剝削，欺詐。劇作者在這兒激發，鼓舞了人們徹底地進行改造整個社會，消滅整個資產階級制度不合理的劃分。從而為建設一個新社會，爭取平等的，自由的生活而努力！

在劇本中，作者也告訴了我們，吃人的豺狼是不會發善心腸，憐憫別人的。對於敵人，我們要採取的是打落水狗，打過街老鼠的嚴厲的懲罰政策，而絕不是慫恿，寬容，姑息的溫情主義態度。

就像劇本「在底層」所給予我們的啓示一樣；赤裸裸地描繪了滿是爛癰和瘡疤的沒落的社會特權階級；接近了日暮窮途的真實而又生動的生活面。人物的言語，就像匕首，投鎗一樣，刺中偽君子的心窩，或至少把披着糖衣的虛偽，奸詐的笑面具戮穿，讓一切牛鬼蛇神無所遁形。

譬如，對當時所發生的，哄動整個俄羅斯，震撼全世界的：沙皇蠻橫而滅絕人性的，對善良的，無辜人民的殘暴的屠殺的喀山事件。高爾基滿腔的憤懣、不平。除了一封譴責當局的公開信之外，在劇本中也毫不保留地表現了出來。

可貴的「在底層」和作者的長篇名著，反映革命的真實生活面貌的「母親」一樣，都不斷地肯定，並且強調「一切都會變好起來！」

## (三) 吃的是草，擠的是牛奶！

光輝的成果是觀眾們，讀者們有目共睹的。這些感人深刻的文學作品，不論是高爾基用濃厚的說教意味，或者用他特有的俄羅斯優美的文學語言來寫作，來刻劃人物，表現矛盾和沖突的小說，戲劇，散文，論文或者書信。又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中，構思而成的心血結晶呢？他的文學創作底燦爛輝煌的成就，是不是在一個舒適的，有陽光和水份的良好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呢？——不！絕對不是這樣的！高爾基是處於一個黑暗的社會裡，在沒有陽光，缺乏水份的艱苦生活中；掙扎，奮鬥，而終於成長起來，給自己尋求到一條只供微弱的陽光穿射過來的生活道路。可是，人們以為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從；高爾基卻作為一個典型的模範，不但創造了自己的生命，也給我們指出了光明的大道！

是的！正如我們文學的導師，魯迅先生所說的一樣：「吃的是草，擠的是牛奶！」

今天為我們推崇的劇作家高爾基，當時正是吃進去枯萎的，沒有水份的草，但是擠出來的却是造福人群的牛奶——他積極號召建設社會，改革社會的各種形式的文藝創作，都給予我們多麼深遠的良好影響啊！

那個時候，高爾基的童年，埋葬在求取生存的保

障上。爲了三餐肚子的溫飽；一個未成長的孩子，就必須投入五花八門的社會；帶着純潔、天真、率直、種種可愛的優良品質，像一塊鋼鐵丟進爐火沸騰的煉爐中去冶鍊一般，高爾基也被推落生活的底層，深刻地體驗罪惡陷阱的誘惑，去接受社會生活的磨煉和教育。

從學徒，洗碗碟的雜役，以至於小偷，歌唱員，搬運工人等等，各種受奴役的苦力工作，高爾基都親身地去嚐試過。

可是，儘管生活是多麼艱難，重重困難壓迫着他，剝削的老板，殘酷的當權者，屢次企圖吞噬這幼小的生命。他，從不退縮，從不妥協，也從來就沒有動搖自己對自由，對生活嚮往的信心，他始終基於一個相同的信念，熱烈地，努力地追求着幸福的生活，也時時刻刻在創造這幸福的生活！

高爾基的成功并非倖得的。他以劇不平坦道路的信心和排除萬難的毅力，以及奮發的學習精神，做爲每一個青年人學習的好榜樣。這些，他是確確實實地貢獻了那顆高尚的信念，用他畢生的心血去爭取來的。

高爾基，是個偉大的人民作家，爲什麼能夠用他生命底光輝去照亮人間，去點燃人世的指路明燈呢？他又怎麼用他生命底熱去溫暖人間，遍及於每一個缺少光明，缺少幸福和沒有希望的黑暗的角落頭呢？一切的魑魅魍魎，所有的牛鬼蛇神在高爾基嚴正的、銳利的筆尖下，遭受到批判、打擊，以及使到他們一切的罪惡與骯髒的行爲都徹底地暴露出可憎的，醜惡的本質，原形畢露。這又是爲什麼呢？

可以這麼說：是生活教育了高爾基，生活培育了這個美麗靈魂，塑造了這顆光芒四射的文壇的天才！

「在底層」只是劇作者所擠出來豐富的牛奶當中的一小滴而已！

然而，高爾基却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來完成這個劇作。自一九零一年開始，先在克里木，而後轉到阿爾薩馬士，埋頭於「在底層」的構思與寫作工作。第二年七月左右，劇本全部完成。開始時定名是「在生活的底層」。劇本經過他的一些朋友，如托爾斯泰、丹欽柯、契訶夫等人的批評意見，台詞也會加以潤色，修改。劇目也從「沒有太陽的地方」、「夜店」等名字再三更改；最後，終於決定了「在底層」爲劇本的名字。

#### (四) 現實主義的新階段

契訶夫所採用的批判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已經達到深刻和細緻的頂點。高爾基使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代替了批判的現實主義，開闢了文學發展的新階段。這一個文學發展的新階段正是新現實主義創作道路起始的表現形式。

在今天，積極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互相配合的創作技巧，已經在進一步的發展中。

根據整個世界的政治局勢來看，新現實主義的文藝創作，必定會在洶湧澎湃的革命浪潮裡，像初春的花草一樣，迎着朝陽迅速地茁壯、成長！

原因是：社會現象貧富懸殊，剝削者日漸氣勢囂張，被剝削者在正確的進步思想潮流影響之下，必然會緊密地團結起來，抵制剝削者。對於這個尖銳化的階級鬥爭，高爾基的立場是鮮明的，他毫無條件地對鬥爭中的勞動大眾底行動表示最大的關懷與支持。在劇本裡他形象化地，生動地刻劃了這一點：「你不去做工了，我不去做工了……大家全把工作停下來，那時會怎樣呢！」（在底層劇本第三幕，二四五頁）新現實主義正是朝向這一個創作目標前進的，它即是爲被剝削者的利益服務，人們自然擁護它，扶植它。

以往的革命文藝作品沿着這條創作道路成長，今天的工農創作也應該沿着這條路走！



※林德彪※

我們的土地，  
最富饒，  
膠錫椰米和黃梨，  
都是祖國的好珍寶。  
馬來亞人民，  
用不完，

我們的孩子，  
爲什麼  
個個臉瘦肌黃？  
強盜的孩子，  
爲什麼  
那樣肥胖健壯？

工農們都知道，  
祖國土地上，  
豺狼魔鬼太猖狂  
祖國上空  
黑雲濃厚  
生活的地方  
失去了陽光

勞動人民  
已經覺醒  
眼淚、哀求  
不能解決問題  
只有揮舞鋤頭  
把野獸埋葬  
才能重見光明！





中四會考公佈後，榜上沒有我的名字，繼續升學的夢幻破滅了，只好出來找工作。

其實，在這入浮於事的時期，找工作真是談何容易，託朋友介紹，注意報紙的徵聘欄，每天寫應徵信，然而，這一切都好像石沈大海一般地杳無信息，轉瞬一呆就過了八個月，心裡好不焦急！

「慢慢找，不要心急。」媽一見面就這樣安慰我，她每天忙碌着給人家洗衣、燙衣、收衣、送衣。最近她又多收幾家衣服來洗了。

傍晚時分，爹就踏三輪車回來了，他的臉總是緊繃着，一聲不出，吃了飯，沖過涼，他又出去踏車了。

家裡的氣氛，非常的沈悶。有一天他終於開口了：「你最好去福利部報個失業吧，看看那邊有沒有機會介紹。」

「不大好意思吧。」我小聲囁囁着，不敢抬頭看他。

「有什麼不好意思？」他火了，「吃飯要緊，你還想在家坐多久呀？」

餐桌上的氣氛立即沈默了，沈默到好像要爆炸開來似的。

晚上，躺在牀上，翻來覆去睡不着覺，我想，文憑考不到，政府工是沒有希望的，去福利部登記，我又最怕見「政府人」，所以一離開學校，就每天寫應徵信去找私人工作，沒想到這樣難，唉，八個月了...

...明天去試試看。

昏昏地過了一夜，第二天，帶着惺忪的睡眠，懷着羞怯的心情去福利部，心裡七上八下地忐忑着，生怕遇見熟人。還好，沒有遇見朋友，但是福利部內的長龍，倒叫我吃了一驚！一個鐘頭以後，才輪到我，報名官是一個女的，她記了居民証，就問我學歷，我說中四，問我討什麼工作，我說要討不粗重的。她聽了，就說：「做Office boy啦！」我自尊心受了一

創，臉一熱，只好求她：「做Parking 可以嗎？」她說可以，便把我的成績單拿在手上，很專心地研究，我心裡想，我只不過差一張文憑吧了，難道我的成績單是假的？

研究過後，她就叫我回家去等，於是我滿懷希望地回家來，日等夜等，終於等到了一封信，叫我去福利部一趟，這回大概是有希望，我即日前往福利部，這回是去見一個什麼主任，問過了姓名、地址後，這個主任就金口開金音：「你的工作是Seaman，要嗎？」「要」我立刻答應。「Seaman 的工作有三種，一種是管機器，一種是廚司，一種是管貨倉，你要那一種？」「我要管貨倉的」。「這三種工作都是在瑪麗號上訓練的，每個月訓練費六十塊，包吃、住。三個月後考試，Pass 了才正式錄用，現在三個費用要一齊先交。」

這樣的工作，聞所未聞，我楞在當場，答不出腔。

「要不要？」他有點不耐煩了。

我考慮了很久，決定是「不要」。

於是回家裡，又是呆了幾個月，實在是呆得發慌了，又跑去福利部，請求他們趕快給我工作，書記要我去見 Manager，好吧，見就見，我就排隊去見他了。

這個 Manager，真是够氣派，不但坐得氣定神閒，就是一舉一動，都相當瀟灑，他在翻閱卡片時，身子略斜一邊，腰背挺得筆直，眼睛充滿自信地溜呀溜地，儘管木柵外候教者很多，他却悠閒地時而抽煙，時而擦火柴，時而站起來跟這位或那位書記聊幾句，微笑幾聲……

輪到我時，我就裝得必恭必敬地坐在他對面，他抽着煙，望着絲絲上升的煙圈，好似入定了的和尚，渾然不覺，半響，才冷冷地問我什麼事？我忙說，我失業了很久，所以請你快些給我工作。他似乎不是在與人說話，看也不看便說：「到新山的要嗎？」我問什麼工作，他說「掘土」。我說不要，「那你要做什麼？」他動了氣。「能不能在裕廊做？」我這樣問。

「你會爬高嗎？」

「不會」

「你會駛車嗎？」

「不會」

「這也不會，那也不會，去掃地好啦！」他真的爆炸了，炸了一會兒，他就以不耐煩的語氣說：「下次來吧」，說着就把卡片往我面前很輕藐地一丟。

我忍着淚，再次求他，「求你幫個忙，我失業很久了。」「多久了？」「一年多了」，「一年多就叫久，有些人失業了五六年，現在還在排隊等嘛，去，去，下次來吧，要不然你自己上去裕廊問問看有沒有人要請你。」

我三步併兩步地跑出福利部，在大門外，不禁感慨萬千，眼淚不期然地奪眶而出。



# 九件衣

改編自民間小說「九件嫁衣」 坤春

## 第一場 惡霸花自芳

時代：明朝末年。

人物：

花自芳：惡霸，鄉人背地裡都叫他花閻王。

花 二：花府管家。

張 烈：花府的長工，後當民軍。

佈景：花府的豪華大廳。

時間：中午

幕開：花自芳坐在太師椅上，花二站在一旁。花自芳不停的吃着桌上的水果。

芳：（伸了伸懶腰）小姐的嫁衣都綉好了沒有？

二：這個不用老爺操心，小的天天催，綉得也差不多了。那些綉工都是最好的，連西街夏玉嬋都給請來了。

芳：是不是前年在黃河裡，淹死的馮大的媳婦？（不高興）這種人不吉利，爲什麼要……

二：（插嘴）小的……小的也想到這點，本來不請她，可是，小姐喜歡她的針錢……

芳：既然小姐喜歡，就算了。（想了一想）嫁衣一共有幾件？

二：有九件。

芳：由那個看管。

二：是冬梅。老爺別看她年紀小，她做事倒頂老練。老爺盡管放心。

芳：嗯，……今天送禮的人多不多？

二：多多，只一會工夫，就堆滿半間屋子（掏出禮單）老爺，這是禮單。

芳：很好，唸出來給我聽聽。

二：（對着禮單）南城孫大老爺紅緞喜幅一對，崔二奶奶金首飾兩件，蔣大老爺杭綉喜被四床，縣爺喬大老爺玉如意一件……。

芳：（捋着鬍鬚）哈哈……這位喬大老爺，一個小縣官，居然也送了這麼厚的禮，也算難爲他了。

二：（拍馬屁的）老爺屢次照顧他，他自然要報答老爺，再說，要是老爺在府大老爺面前，稍微說上幾句不好聽的話，喬大老爺他受得了？

芳：（接過禮單翻了一翻，板起臉孔）交份子錢的怎麼只有這幾家？那些王八崽子都死光了？

二：（哭喪着臉）老爺，我一天總催上好幾次，鞋子都跑穿了，軟的硬的都用了，他們就是不肯交，都說沒有錢。

芳：什麼？沒有錢，沒有也得交！老爺不希罕這些錢，只不過要他們湊個份子，替小姐打個百家歡。他們這個也不懂，真豈有此理！是那幾家沒有交？

二：李五、王寬、李福、申大成……。

芳：申大成是誰？

二：就是申娘的丈夫。那個申娘，老爺不是有看見過，您還誇她長得漂亮哩！嘻嘻！

芳：唔！好得很，要給我追！

二：是。

芳：申大成要狠狠地追，別人也要追，你告訴他們，過了明天，要再不交，我就不收了，錢他們留下自己用，地嘛，老爺要收回來，房子嘛，要他們給我退回來！知道了沒有？

二：知道了，老爺。

〔這時外面傳來吵吵鬧鬧的聲音〕

芳：又是什麼事啦，花二，去給我看看。

二：是（下）。

〔花自芳坐在太師椅上，不知在盤算着什麼。不一會花二回來報告〕。

二：是長工張烈來討工錢。

芳：給我攆走。

二：這個窮鬼賴在門口不肯走。

芳：你們這批人只曉得吃飯。（捋了一下胡子）把他帶進來！

二：是（下）。

〔沒有多久花二帶了張烈進〕

烈：（見到花自芳，就跪下）老爺做做好事，把我的四個月工錢算給我吧！我家裡還有老婆、孩子，他們都靠我這幾個工錢養活的！

芳：（笑了笑，對着花二）本老爺有欠他的工錢沒有？

二：沒有，早都算清了。

芳：（轉過臉對張烈）聽見沒有？本老爺家裡的銀子放都沒有地方放，會欠你幾串臭錢，你快給我滾！

烈：老爺，還有四個月工錢沒有算，老爺記不起來了，叫幾個人問問看。

芳：（冷笑一聲）你要我問別人？不用問。我記得清清楚楚。我先問你，你生過病沒有？

烈：生過。

芳：病了多久。

烈：一個月。

芳：病了做活不做。

烈：不做活。

芳：吃飯不吃飯。

烈：吃飯。

芳：這就行了，吃飯該出飯錢。

烈：（沒奈何）就再扣一個月工錢吧。

芳：沒有這麼便宜。你病了，糟蹋了老爺的莊稼，老爺不叫你賠就算好了。你算算看，一畝莊稼值多

少錢？你一個月工錢值多少錢？你說！

烈：生病不做活，要賠莊稼，天下那有這個道理！

芳：來人！

〔幾個打手從旁上，把張烈團團圍住〕

芳：（喊一聲）都死了？還不給我動手？

〔幾個打手抓住張烈的胳膊。〕

烈：（一面掙扎，一面罵）你狠吧！總有一天我要跟你算清賬。

芳：（笑起來）你要跟我算賬？好！（對打手）給我帶走！

〔張烈不肯走。打手們抓手的抓手，拉腿的拉腿，把張烈抬出去。〕

芳：要跟我算賬！哈哈哈！

——幕下一

### 第二場 玉嬋贈嫁衣

人物：

夏玉嬋：申大成的表姐。寡婦，年三十二。

申大成：佃戶，年二十八。

時間：半夜。

幕開：一間非常簡陋的茅屋，是窮寡婦夏玉嬋的家，屋內桌上點一盞油燈，她坐在桌旁綉衣服。這時砰、砰、砰……玉嬋吃了一驚，站了起來，猶疑一會兒，慢步走到門邊。

嬋：誰呀？

（外面之聲：表姐開門，是我。申大成呀！）

嬋：呵，是表弟。

〔玉嬋把門開了，進來是年約二十八歲的佃戶〕

嬋：表弟，家裡出了什麼事情？

成：（沒有回答，只嘆了一口氣。）

嬋：是不是你爹爹他不好了？

成：（搖了搖頭無語）

嬋：你弟媳她……

成：（又搖了搖頭不語）

嬋：（急起來）到底是什麼事呀？

成：因為……哎呀，講了也沒用。

嬋：（催着）講呀！人多生巧計呀！

成：花閻王爲了要嫁女兒，他的算盤可精極了，別人辦喜事要貼錢，他却要借這個機會撈上一把。

嬋：你是說份子錢！

成：是的。

嬋：唉！今天大白天，也來向我催份子錢，沒法子，把僅有的一兩銀也當了份子錢給了他。

成：我耕了花閻王兩畝地，他却要一畝地一兩銀子，兩畝地要二兩銀子，明天不交，就要趕出房子，收回地……。

嬋：（呆住，自言自語）二兩銀子，二兩銀子……。  
〔大成早知道玉嬋沒有銀子，轉過身就要走。玉嬋喊住他。〕

嬋：表弟！等一等，大家再想想辦法？

成：有什麼辦法好想？都是這個丫頭，要穿好的嫁衣，逼得我走投無路。

嬋：（叫了一聲）嫁衣！（高興起來）表弟，有了。

成：（半信半疑地）有了銀子？

嬋：銀子倒沒有，我還有九件衣衫，是我出嫁的時候親手綉的嫁衣。自從你姐夫死了以後，我一直放

在箱子裡，不是你提一提，我倒忘記了。這幾件衣衫留着也沒有用，你拿去當了賣了都可以。

〔她邊說着，從床舖底下拖出箱子，拿出嫁衣，包好了就遞給大成。〕

成：（手剛伸了一半又縮了回來）嫁衣是表姐要留着做紀念，我怎麼可以呢？

嬋：（把包袱塞到大成懷裡）現在還顧得這些，解急要緊。

成：（感動得流下眼淚，一時說不上話，過了一會）謝謝表姐幫我過這一關。

嬋：快回去吧！（送到門口）換了銀子，你早些回家，好叫姑丈，弟媳婦放心。

成：（望着玉嬋，說不上話來，只點點頭，下。）

〔玉嬋望着申大成的背影，回頭望着桌上的衣衫，嘆了一聲。〕

——幕下一

### 第三場 花二刺殺冬梅

人物：

花二

冬梅：花府的丫環。

時間：夜晚。

佈景：景同第一場。

幕開：丫環冬梅手裡拿着包袱從廳右邊上，預備穿到大廳，把嫁衣交給小姐，走沒幾步，花二壓低聲音在後喊着上。

二：冬梅！冬梅！

梅：（卑視地）什麼事？

二：嘻嘻！沒什麼？

梅：沒什麼！？你走吧，我現在要送嫁衣去。

二：送嫁衣，嘻嘻！送給誰呀？

梅：小姐！

二：冬梅，你包袱裡嫁衣少了一件。

梅：什麼？你說什麼？嫁衣是我檢的，一共是九件。

二：（嬉皮笑臉）嘻嘻，九件就九件吧。你一個人送嫁衣，孤孤單單的走着不好，我特地來陪你一同去，兩人談談說說，就不會寂寞了。

梅：我不要你陪。你快走開，給人看到不成樣子。

二：這麼晚了，別人都睡了，現在沒有人來的。（用手搭在冬梅肩膀上）

梅：（躲避）你放尊重點，別這麼拉拉扯扯的！

〔冬梅躲開，花二追上，冬梅和花二一直在大廳裡打轉轉。不久，花二趕上一步，拉住冬梅的手。〕

二：來，來，到我的房裡去，冬梅，你看我待你多好呀！

梅：放手！放手！你這個無賴！

二：冬梅……，你不知道我的一顆心放在你的身上麼？你答應我，我保你吃好的，穿好的，再過一年半載，撈上一點錢，我們買些地蓋座屋子，我做老爺，你做太太。

梅：（捧開他的手，退後幾步）我沒這個福氣，你快點給我走開！

二：你不要裝蒜了！

〔花二動粗起來，硬要把冬梅拉到他房裡去，冬梅：還來太……。〕



梅：來人啦，來人……。

二：（趕快掩住她的嘴）你再喊，我就要你的命！

梅：（花二手一放，又喊）救命啦！

二：（花二一急從靴裡拔出一把刀子，對准冬梅的胸膛）你再喊，我要你的命！

梅：救……啊……啊……。

〔花二見冬梅喊着，又一急，不知怎的把刀子插進冬梅的胸膛，啊了一兩聲倒在地上死去。鮮血還從冬梅的胸膛湧出來，花二一驚，趕緊掉頭要往外逃，沒幾步又跑回來。〕

二：（想了一想）讓屍體在大廳，不成樣子。（略停）對，我應該把冬梅的屍體拖到天井裡去，然後，再把嫁衣投到井裡去。好，就這麼辦。

一幕下一

#### 第四場 申大成受冤屈

人物：

花自芳

花二

喬子同：縣官

衙役甲乙。

當舖掌櫃、當舖伙計兩人。

花府打手三人。

佈景：景同第一場

時間：早晨。

幕開：花自芳聽了花二報告家裡丫環冬梅被人殺了，趕快換衣來到大廳坐在太師椅上，兩眼瞪着花二，氣得發抖。

芳：（問着花二）是什麼時候，發現冬梅的屍體。

二：小的很早就起身，要到村裡收份子錢，可是一經過天井，望見冬梅滿身是血，身旁還有一把刀子，嫁衣也不見了，小的一驚，慌忙來報。

芳：什麼？你怎麼知道嫁衣被偷了！

二：因為冬梅是看管嫁衣的，我會去門外問過小姐，小姐說沒見着嫁衣。

芳：冬梅的房子查過沒有。

二：查過，也沒見着嫁衣。

芳：怎麼喬子同還沒到呢？

二：小的早已叫人馬上到縣衙去請了。我看馬上就要到了。

（這時外面傳來：“縣官大老爺到”。）

喬：（一人匆匆忙忙上）老員外家，發生了命案，喬某一聽來報，不敢延遲，馬上帶了衙役，坐了轎子到來。

芳：很好！很好！

喬：老員外，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芳：是發生在夜晚。由花二在天井見到冬梅的屍體，嫁衣失落。

喬：一定是強盜溜進來幹下的。

芳：這個強盜可真大胆，竟敢偷到我的頭上來，我一

定不能饒過他！我一定要你重重查辦這件事。

喬：是，是，老員外不用氣惱，這件事情交給我辦，我一定能拿到兇手。

〔這時候當舖掌櫃急急匆匆的地從外面跑進來，給花自芳行過禮，一邊擦汗，一邊喘氣。〕

櫃：殺人的兇犯給我捉到了。

芳：真的？

櫃：今天早上有一個人拿了嫁衣來當。

芳：嫁衣？一共有幾件？

櫃：有九件。

芳：啊！是九件！

櫃：是小的聽說員外家發生命案，又失落嫁衣，所以小的小心翼翼檢查過；是九件嫁衣。小的立刻叫伙計把他綁了。

芳：他是誰？

櫃：就是員外家的佃戶申大成。

芳：（大怒）是他！掌櫃的快把人帶進來。

櫃：是（下）

二：（對着花自芳的耳朵輕輕地）昨天老爺不是叫我，在三天內想法子把申娘弄到手嗎？看樣子，現在用不着三天了。

芳：（被花二一提醒，怒氣早就無影無踪了，大笑起來）哈、哈、哈，世界上竟有這麼巧的事情……。（見喬子同站在他身旁不遠的地方，馬上收起笑臉，假裝發怒）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真氣死人。

〔掌櫃和二個伙計把申大成押到大廳上。〕

成：（申大成一路走，一路喊）你們為什麼把我綁到這裡來？難道沒有王法了？

芳：（用手指着申大成罵）王法？你吃了老虎的心，吞了豹子的胆，敢偷我花自芳的嫁衣，殺死我花自芳的人。

成：（心裡好急連聲喊着）冤枉啊！冤枉啊！你們沒有證據，怎能隨便冤枉人呢？

〔花自芳從掌櫃手裡接過包袱扔到申大成面前。〕

芳：哼，冤枉你？這九件嫁衣，就是證據！

成：（反問）包袱裡的衣服你看過了沒有？

芳：不必看，你們這些窮鬼也配穿新嫁衣！

成：（氣起來）難道只有你自己的女兒才能出嫁？

芳：〔花自芳給申大成問得無話可說，惱羞成怒，大喊一聲〕來人啦，給我打！

〔幾個打手從內上，他們幾個打手，這個一拳，那個一脚，拳腳像雨點一樣的向申大成身上落下。〕

喬：你們停一停，打死了怎麼辦？

芳：退下。

（幾個打手退下）。

